□ 12
3764
269

D12
3764
269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

公羊義疏十二

桓四年
盡五年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疏〕隱元年左傳賈伯帥師城郎杜云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郚郎亭春秋正辭云狩不月此月決不王也

狩者何田狩也〔注〕田者蒐狩之摠名也古者肉食衣皮服捕禽獸故謂之田取獸于田故曰狩易曰結繩罔以田魚〔疏〕注田者至名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繁露深察名號云苗秋蒐冬狩夏禰無有不皆中天意者是散名有蒐狩之別總號則曰田也毛本作總鄴本宋本閩本監本同作摠董仲舒皆本公羊立說公羊無夏田繁露有夏禰者後人妄加也范云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杜云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注古者至之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

贈寄
91-302

皮鄭注此上古之時也舊疏云此古者謂三皇之時也按禮運又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疏云謂神農也則當是庖犧以前事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神農時猶衣皮服也故舊疏引鄭注易說云古者田魚而食之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重古道不忘本也是也詩鄭風太叔于田云叔于田傳田取禽也是取義於捕禽獸也又兼曰狩○此獸狩疊韻爲訓也國語齊語云田狩畢弋韋注狩圍守而取禽也守狩亦疊韻爲訓○注易曰至田魚○鄂本宋本同作罔閘本監本毛本作網非約繫辭傳下文也彼云作結繩而爲罔罟以田以魚蓋取諸離李氏易傳引虞翻注云離爲日巽爲繩目之重者爲罟故結繩爲罟坤二五之乾成離巽爲魚坤二稱田罟取獸曰田蓋取諸離也則虞本無罔字繫傳叙於庖犧世知在神農修火利以前也易本或作佃漁者呂氏音訓云陸氏曰佃音田亦作田漁音魚本亦作魚又言庶反馬云取獸曰出取魚曰漁**春曰苗**注苗毛也明當見物取未懷任者〔疏〕注苗毛至任者○說苑修文云苗者毛取之毛猶現也詩闕雖左右芼之玉篇見篇引作現現謂擇也言春時萬物懷任當擇而取之也當見鄂本作當毛疑古本作現後人脫去毛旁遂作見鄂本又脫去見旁只作毛耳爾雅釋天以苗獵名與左氏隱五年傳同左疏引孫炎爾雅注及周禮鄭注並以夏田爲苗爲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與何義合然不若以現釋苗之較爲簡捷御覽引白虎通亦云夏謂之苗爲夏田何氏所不取郭注爾雅云爲苗除害就夏田釋郭注所記四時田獵皆爲苗除害也豈耳然即如左傳周禮爾雅所記四時田獵皆爲苗除害也豈獨夏爲然哉任妊通史記鄒陽傳注紂剖任者觀其胎產又方書督脈屬陽循脊而上至鼻任脈屬陰循腹而上至咽女子二十任脈通則有子**秋曰蒐**注蒐簡擇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疏〕注蒐簡至大者○釋文作搜亦作蒐國語周語蒐於農隙韋注蒐擇也禽獸懷任未著搜而取之也御覽引白虎通云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說苑云蒐者搜索之皆與此義合爾雅以蒐爲春獮名注搜索信作搜搜訓求故有簡擇之義稚攻羵下同范云蒐擇之舍小取大**冬曰狩**注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疏〕注狩猶至可取○詩車攻云搏獸于敖水經注及東京賦並引作薄狩于敖初學記引作搏狩蓋狩本古獸字淮南覽冥訓狡蟲死高注蟲狩也漢石門頌蕙

虫葬狩皆以狩作獸也詩亦當作狩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說苑云狩者守留之惠氏棟毛詩古義云搏獸于敖水經注引云薄狩于敖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按狩本古獸字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猶獸也說文犬部狩火田也段注釋天曰冬獵爲狩周禮左傳公羊穀梁夏小正傳毛詩傳皆同又釋天曰火田爲狩許不稱冬獵而稱火田者火田必於冬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言火以該冬也爾雅郭注云得獸取之無所擇也范云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注不以至取之○舊疏云正苗秋獵冬狩見周禮大司馬職禮記正制云則歲三田鄭注云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彼疏引何氏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于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取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於緯藏之以待後王穀梁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又引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上一曰乾豆之等按鄭注王制以夏不田爲夏制而釋廢疾又以四時田爲夏殷禮蓋殷周之誤惟又以歲三田爲以三事爲田與禮注非當以禮注爲正劉氏逢祿云鄭於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

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於公羊得之口授非六國時見讖緯而作也漢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據以爲三田以爲夏時則無據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述田事凡六爻以卦氣言之解二月春田曰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日田也師比四月夏田也離初九主夏至以後無田冬夏至陰陽之微易重氣始義當安養屯十月戒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攻於孟春皆逆殷制與夏時周易微有損益若周官六國時書固不合也說苑云夏不田烏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與此義相足孔氏通義謂周禮四時皆田傳唯舉三時者諸侯之制也禮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周四望魯三望天子備四時之祭已何邵公以爲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妄也繁露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可證公羊師說有四時田矣按夏不田劉向鄭康成俱有是說知非何氏刱造繁露自承祠祀烝嘗四時祭祀之爲說蓋卽申明周禮不必卽爲說春秋公羊先師以三田爲春秋制故漢博士據以作王制所謂春秋爲後王法也王制明云天子諸侯非專謂侯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趙注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獸也蓋亦指

夏田爲非時也禮記月令季春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毕翳小網捕鳥小田皆夏不田之義國語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鳥翼穀卵魚禁鯤鯀獸長麑麋皆卽何氏恐傷幼稚意也於苑囿中取之者預畜於囿以備祭祀之用說苑所謂必有所謂必有之說信矣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注以其地遠禮諸侯田狩不過郊疏注以其至過郊○舊疏云以其地遠而舊云以其去大野遠故言遠者非校勘記云當作以其去野太遠若然下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郎者何吾近邑者蓋郎爲遠郊之地故禮記檀弓云戰于郎而哀十一年左傳謂郊之戰別國來戰深入竟內故曰吾近邑若尋常田狩近郊之地皆可必勞師罷民去國遠遊故示譏焉杜云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孔疏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舉地故知此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內之狩地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得其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言之則狩于邾蒐于紅及比蒲昌閒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必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爲之僖三十三年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是其諸國各有常處違其常處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又云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左氏無此義要言遠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按孔氏左疏甚該洽而舊疏以郎邑在郊內其屬地在郊外若據邑言之則爲近若據地言之則爲遠不知以狩不過郊言之此郎則爲近若據地言之則爲遠竟內此郎又爲近也義各有當不必牽合二經轉迂回不可通也

諸侯曷爲必田狩注據有囿也疏注據有囿也○舊疏云囿有林池楚辭愍命云熊羆羣而逸囿韋昭王逸注皆云囿苑也呂覽重已篇注畜禽獸取大曰苑小曰囿周禮囿人職云掌囿遊之獸禁鄭注囿遊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掌獸以宴樂視之彼疏引書傳云鄉之取於囿是勇力取是囿亦爲蒐狩之常處也知諸侯皆得有囿者詩靈臺云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成十八年注又云天子囿方百里大國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不同者蓋本無定制故說有歧殊也則傳意諸侯自有囿有禽獸可取足供祭享之用而經書田狩因據爲難故注云據有囿也

曰乾豆注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中心死疾鮮胏故乾而豆之中薦

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
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三疏禮記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
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易比云王用三驅馬融云
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用三
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乾禮記
釋文云音干則讀如詩中谷有蓷嘆其乾矣之乾謂燥也正
字亦宜作澣見玉篇○注一者至宗廟○詩車攻云大庖不
盈毛傳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孔疏自左膘而
射之達於右肩腢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爲
乾豆也范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十行
也是腢即髖字釋文引字林云肩前兩乳骨也蓋左小腹旁
邪達于右肩必貫心故死疾而鮮絜也舊疏云時王之禮古
本作髖校勘記云依說文當作髖古書有作腢者从身誤
肩鄂本作絜毛本作潔非按肩猶絜也故不絜謂之不肩孔
詩疏或即用此注則作絜是也膘說文肉部膘牛脅後髀前
合革肉也釋文引三蒼云小腹兩邊肉段氏玉裁說文注云
他處革與肉可分剝獨此處不可分剝故也七發所謂惕牛
之腴其實凡獸皆然不專牛也廣韻云脅前蓋近脅處今人
謂馬肥爲膘肥謂最薄處皮肉相合者也髖釋文云本又作
腢說文骨部髖肩前也士喪禮記即牀而奠當髖注腢肩頭
也是腢即髖字釋文引字林云肩前兩乳骨也蓋左小腹旁
舊疏云時王之禮古

制無文按此必有成文故毛詩傳何氏此注並依而用之古
籍散亡不可考耳王制注云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
孔疏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也此云乾
而豆之疑有誤字○注豆祭至如鐙○爾雅釋器云木豆謂
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郭注豆禮器也登即膏登也
禮記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注校豆中央直
者也鐙豆下跗也急就章鐙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
桮而中施釭有桮者曰鐙無桮者曰錠桮謂下施足也蓋豆
籩登形制皆同但有竹木瓦之殊故詩生民云卬盛于豆于
豆于登明皆祭器名故毛傳云豆薦葅醢也登太羹也按說
文豆古食肉器也周禮梓人所云食一豆肉中人之食也禮
記坊記觴酒豆肉即此其祭器當作梪說文云木器謂之梪
从木豆是也鐙當作鑵說文云大羹滒不和實于鑵禮器也讀若鐙同儀禮公食
大夫禮云太羹滒不和實于鑵自足下跗
之名豆籩之故以膏登三者皆有之也郭注爾雅又以膏鐙形狀似禮
器之鐙故以膏登釋之說文鐙錠也楚辭招魂云蘭膏明燭
華鐙錯些是也此注云狀如鐙蓋同郭義○注天子至士三
○各本作士二依鄂本正穀梁疏亦引作三自下大夫士禮
如鐙蓋同郭義○注天子至士三
器文彼無卿字是也舊疏云其士三者何氏差也鄭注禮器
云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
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
著矣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於戶西則凡致饔
公羊義疏十二

饗堂上之豆數可知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孔疏皇氏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今云二夾各十七兩十七合三十四有正羞庶羞故公食大夫禮設韭菹醓醢六豆設於稻南腳臑牲豕之等十六豆謂之庶羞正羞也庶羞設於稻南腳臑牲豕之等十六豆謂之庶羞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故鄭注掌客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是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庶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爲正羞故熊氏以爲正羞醯醢百二十饔之等但不知堂夾若爲陳列皇氏以爲庶羞其義非也鄭引公食大夫禮以證下大夫也諸侯多於上大夫四豆而大夫六豆之義下大夫六豆設於堂上則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亦設于堂上矣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西夾六豆東方亦如之是堂上東西夾各設其豆東西夾又減於堂上之數上公堂上十六豆故知東西夾各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十子男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六也據豆數見之掌客其陳于堂上及東西夾則鄭氏以義言之也經義述聞云由公而侯而上大夫皆降殺以四而由天子而公則降殺以十多寡不齊天子與諸公爲君臣猶諸侯與上大夫四豆而天子多於諸公乃十豆增減之例亦不相準疑本作天子之

豆二十因下文諸公十有六遂衍有六二字二十者五四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四四四四得十六故諸公十六三四得十二故諸侯十有二二四得八於上大夫一命故降殺以四四之半而六也若二十六則既多於四六之合數而又少於四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與公羊注蓋亦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鄭注以此豆數以堂上之豆說曰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二其東西夾各十六是鄭稽合周禮禮器之豆數然公以下之豆皆登降以八則由公豆而登之天子之豆當四十有八而在堂上者二十東西夾各十有四其數正相合也若謂堂上之豆二十有六則東西夾各十有一十而餘一非鼎俎奇而籩豆偶之義矣陸佃說以醢人四豆曰天子朝事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按醢人注朝事爲薦血腥之祭饋食爲薦孰之祭此天子之豆不云宗廟之祭則非指祭祀言之故鄭注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也陸說似是而非此說乾豆爲祭事何氏引禮器文者特因豆廣言之不必即以此豆數爲祭品也宋本作士三似不如作士二爲是籩豆偶故也上下大夫尊卑相近故降殺以兩士卑于大夫故亦降殺四也　二曰賓客注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脾達心死難故

以爲賓客○釋文作左脾云方爾反又步
賓客疏啟反股外也本又作膘校勘記云按左右皆髀
股之髀非脾肺之脾何注脾字二見皆當作髀按說文肉部
脾土臧也無所謂左右骨部髀股外也肉部股髀也又大部
奎兩髀之間也則髀爲股外骨名故得有左右沈氏彤釋骨
云腰胯骨旁臨兩股者曰堅骨曰大骨曰髂一身之屈伸司
焉故通曰機關之旁曰髀樞亦曰樞機者髀骨之入樞者
也在膝以上曰髀骨曰股骨其直者曰楗其斜上俠髕者則
所謂機也由左膘達右髀達心死稍遲肉已不及一殺之鮮
絜故以爲賓客也詩車攻傳云射右耳本次之箋云射當爲
達孔疏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與此微異范云次殺射髀髂死差遲與何
氏合爲賓客者爲賓客之俎實也三曰充君之庖注充備也庖廚也三者第
三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腸中腸胃汚泡死遲故以充
君之庖廚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
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
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

爲田除害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
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牙非所以養微疏注充備也○
云充備也○注庖廚也○廣雅釋室云庖廚也王制注庖今
之厨也說文广部庖廚也○注三者至庖廚○校勘記云腸
宋本閩本同毛本作膉誤胃各本亦作膉俗字遲各本作遲
詩車攻傳云射左髀達於右髀爾雅釋獸文字形近之訛作髂從肖故音羊紹反毛詩音義宇書無髂字
一本作髂與張參所据春秋傳正合然則毛詩傳公羊注皆
當作髂廣韻三十小云髂髀也按髂髂髂皆不見於說文而
集韻髂髂同以紹切則丁度等所据作髂矣集韻無髂字五
經文字注中髂乃髂之誤詩音義髂字亦髂之誤按詩釋文
云髂餘繞反又胡可反謂水臕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髂音
羊紹反又羊招反呂忱子林子小反一本作肱音賢髂與髂俱不得音羊紹反當依詩
釋文所引一本作膘似爲近之膘爲脅後肉自左脅後達右
脅後適中腸胃汚泡死最遲肉故惡故充君之庖也范云下
殺中腸汚泡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廚尊神敬客之義
按今公羊釋文作髂亦誤髂不得音羊紹反故校勘記云髂

當作骴也○注已有至除害○皆書大傳文見儀禮集傳集注引三牲謂牛羊豕下八年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是也釋文捕本又作搏音博按當作搏禽獸御覽引韓詩內傳曰春曰畋夏曰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羣下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于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義習武簡兵也說苑修文云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後漢書陳蕃傳臣聞人君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御覽引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下以簡集士衆也續漢志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空設必有以誡故寄教于田獵閑肄五兵焉又書鈔引白虎通云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焉穀梁秋蒐于紅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禁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殺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注狩例時○舊疏云鄭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是也○注此月至養微○公羊問容云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

莫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曰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有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此可見三代時月相變而朱儒夏時冠月之說不足據按冬夏至陰陽之微五者順時舉事故以養微爲重也若然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周禮仲冬遂以狩田者彼當王之制此春秋制也故書月以譏不時與舊疏云在哀十四年孔子欲夏之孟冬以爲田狩之月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注〉據劉卷

宰氏宋不名且字〈疏〉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渠周邑昭二十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周地然則伯糾蓋氏於邑者○注據劉至且字○見定四年劉其氏卷其且字不名也據以難稱伯義也**下大夫也**〈注〉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雍天子親袒而割牲執

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率民之至也先王之所以治天
下者有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臣貴其近於君也貴老
貴其近於父也敬長貴其敬於兄也慈幼貴其近於子弟也
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
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
弁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
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疏）注天子至且字
○校勘記云段云且字者謂經之糾也經稱且字又稱伯者
以其爲老臣也且字見儀禮注禮記注又見公羊宣十五年
注定四年注疏家多不解其義如言仲山甫爲且字合
仲乃爲字周制如此故公羊糾札卷不連伯仲皆且字也此
雖言伯糾而注云且字則專釋糾也下方釋伯耳則注名字
疑衍渠非名也繫官氏官謂宰氏謂渠也段氏玉裁經韻樓
集云各本於且上衍一名字渠伯糾是也作何解乎疏云渠是名然則下文云老臣
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作何解乎此由淺人不解且字之悟因

忝名字於此謂渠是名糾是字名而又字故曰名且字而不
省注明言不名也且二百四十四年有一人名字兼書者乎
上文注據劉卷氏采不名且字氏采者劉也卷者不名且字
且字也此則且字上稱伯爲異按說文且薦也廣雅釋言且
借也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借此字也雜記疏檀弓云五
借此字也雜記疏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
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經韻樓集又云凡承藉於下曰
且凡冠而字之祇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
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
若韓非於孔子單言尼蓋五十以前事也此注家且字之說
也鄉飲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
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伯仲同者則呼
某甫也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注伯某且字也士喪禮父
某甫注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又曲禮有天王某甫注
某甫且字也又檀弓烏乎哀哉尼父注因且字而爲之謚又
雜記陽童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特牲篇某子之某爲伯仲故
注稱祖字少牢篇伯某之某爲某甫故注稱且字義各有當
也若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尼甫正
與士喪禮檀弓雜記注文一律今各本譌爲某甫皇祖字也定
此淺人傳寫之誤又公羊宣十五年注云札者冠且字也定
四年桓四年皆言且字皆置伯仲單言某甫與鄭注無不合
坊記其死曰孟子卒注孟子蓋其且字此蓋謂經之孟猶男

子之伯仲經之子猶男子之某甫諱娶同姓故書字也按且猶言藉也冠後稱伯某甫叔仲季唯其所當不當單稱伯仲故以甫字藉之若言承藉之義音義隱之作此讀孔疏言且爲之作字皆屬誤解○注繫官至事也○周禮天官之屬有大宰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伯糾其宰夫與六官之屬皆大事則從其長宰夫視太宰小宰卑故知不得專官事也左氏以糾爲名傳曰父在故名疏引何氏膏肓以爲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何以父在不稱子鄭箴之曰仍叔之子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覿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按伯糾之能堪聘事與否三傳無文不足以難何氏左傳明云故名而鄭氏以爲名且字亦非左氏義劉氏逢祿評云左氏此條亦譌劉歆不解天子下大夫名且字之例妄生異說○注稱伯至益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士孝而禮之繁露爲人者篇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禮記大學云上長長而民興弟鄭注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又祭義云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又云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鄭注言其先老也是也○注是以至至也○

各本饋作餽依宋本正釋文作而饋禮記祭義云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注天子有所父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晃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注割牲制俎實牲體執爵而酳晃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又樂記亦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晃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孔疏祖而割牲謂牲入之時天子親執醬而饋也執爵而酳謂食之時親執爵而饋之也白虎通鄉射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輭輪供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又王者不臣云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爲人子弟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

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
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
世子云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誦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注親視其所有退修之謂既
獨斷云天子父事三老者適
于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已也又
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
親祖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九卿正履使者安車輭輪送
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於屏
厚故也又五更或爲叟叟老
弟也○禮記祭義文注云言
長慈幼下貴字皆作爲貴臣
無弟字○注禮君至是也○
本毛本謂改曰非禮記明堂
詩何所據詩多與毛鄭異鄭
有何氏之意故皆取經以當
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天
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
子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
九年傳云祭伯者何天子之
注云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
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
云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
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
名者貴賢者而已其成先祖
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
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
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
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
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
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成王稱周公語也祭伯者隱
子曰叔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親與己父
伯不言名也春秋單
盛德之士不名尊
公羊義疏十二

名是謂大順也無上大夫按
不名何氏說公羊故據宰渠
士鄭注名士不仕者疏引蔡邕章句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
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仕者也即此盛德之士
也叔肸釋文作叔肹閩本監本毛本作肹按說文此字正作
肹从十从肖○注下去至不宜○春秋正辭云程子曰人理
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具矣故不具四時書曰今
之者與按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注云書者喜之也古者
其有今周後汝何生在上其不具於是年何也其諸以朝聘
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所當誅今反下聘賞罰乖方
有春夏而無秋冬之象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曷爲以二日卒之慨也〔注〕慨者狂也齊人語〔疏〕校勘記云慨同釋文作愾呼迷反按愾字當作愾字之誤也廣雅釋詁云愾怒也又釋訓愾愾亂也曹憲音呼迷反今亦誤作愾禮運故鳥不獉故獸不狘注獉狘皆飛走之貌也釋文狘況越反獉狘義同皆戈聲玉篇心部愾許律反怒也廣韻六術狘狂也皆从戉不誤按釋文亦音呼迷反則陸本亦當从戈作狘○注愾者至人語○白虎通考黜云諸侯暗聾跛躄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亡按說文犬部狘獸走貌禮運疏狘驚走也人發是愾爲狂也按說文犬部狘獸走貌禮運疏狘驚走也人發狂多驚而飛走故曰狂易者輕辭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怠注易怠猶輕惰是也正字作傷說文人部傷輕也是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兩日之問有闕文我未之前聞也公羊謂以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漢儒謂有狂易之疾蚤亡而死故甲戌日亡莫知所在己丑日乃得其屍說者謂匹夫或有之人君必不然愚謂病而發狂何有貴賤古者諸侯暗聾跛躄惡疾皆不免所以尊君唯世子有惡疾則廢陳侯非惡疾乃病狂亦謂之貞疾病狂之人不可以君國子民陳之臣子當告之於王

免之而立其子則安得有陳佗之亂乎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而書之蓋言君死不知其日所以罪其臣也史記田齊世家云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與此不合按左傳亦無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太子免及桓公被殺均與左傳違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注〕君子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闕疑〔疏〕通義云惠氏說死而得者言得其屍也古通用死爲屍字讀若陳湯傳求谷吉等死按死亦或屍之壞字傳寫者脫去尸字與○注君子謂孔子○舊疏云正以哀十四年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故也○注以二至闕疑○繁露觀德云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闇者穀梁傳何爲以傳信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以傳疑二日以包之也正月書甲戌己丑爲二月之七日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然則經不別月者傳己丑之日死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甲戌之日亡己丑相距十六日若是再赴陳人不應謬疑之辭焉按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若是再赴陳人不應謬妄若此當以此傳爲正范氏說穀梁以爲辟病潛行未知所據論語爲政云多聞闕疑戴氏望注云多聞謂所傳聞世所聞世也春秋於所傳聞世闕疑皆據魯史舊文如陳侯

鮑卒以二日夏五無月
郭公繫曹下皆是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疏〕注據蔡至如也○舊疏云在昭二十三年夏按襄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在蔡侯之前而不據之者科取一以當之不以後見義或者以蔡是大國齊之類故取之　離不言會也〔注〕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春秋始錄內小惡書內離會略外小惡不書外離會至所聞之世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離會嫌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明疑〔疏〕繁露奉本云大國齊宋諸國會盟征伐故也鄭注曲禮離坐離立云離兩也兩相麗謂之離玉篇佳部離兩也兩相麗如也○上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鄭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矣通義云紀與會則非離會當書齊侯鄭伯會于紀不與會則爲離參紀不與會則爲離參則可曰齊侯鄭伯會于紀離則不可曰會于紀故變文以明之此即對蔡侯鄭伯會于鄧發傳唯爲就人國都而會者須分別主人與不與故作此例若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既非國自無所嫌離亦言會矣左傳謂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明紀人不與唯謂朝紀則非齊鄭時皆強大無朝紀之理則會于紀者爲是○注春秋至于潛是也按彼注云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治諸夏大惡是也○注不言如是也隱二年注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注至所至離會○舊疏云郎此文變會元年注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是也○注嫌外至明疑○舊疏云若不載此事以略言之則嫌所傳聞世合書外離會但偶無之耳故曰嫌外離會世不書外離會之意故曰變文見義所以別其嫌而明其疑也按常書疑是當書之誤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疏〕詩箋南山疏云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

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歲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穀梁作任仍任音近晉書地理志新補正仍下注云沅案毛萇詩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仍氏世爲周大夫古仍任通用昭二年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當卽仍叔之仍也其稱仍叔之子何注據宰渠氏官武氏子不稱字又不加之尹氏不稱子疏注據宰至稱子○監本毛本字作官誤校勘記云此謂仍叔是字武氏子不稱字也宰渠氏官見上四年武氏子不稱字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是也尹氏不稱子亦見隱三年書尹氏卒是也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注禮七十縣車致仕不言氏者起父在也加之者起子辟一人疏通義云譏父老子代從政者亦譏世卿之意也七十曰老大夫七十而致仕故謂致仕爲老左傳曰桓公立乃老又曰范武子將老又曰祁奚老矣按下九年左傳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彼疏引何君育肯云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爲短鄭箴之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痛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知不然者年老廢疾可以傳事子孫故周禮典命有攝其君之制若父仍在位而子安然代其任非所宜也然

此斥天子諸侯言若卿大夫則世卿執政春秋所譏應如孔氏所云也穀梁傳仍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徵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之辭也亦卽譏父老子代從政之義故范云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也左氏直云弱也疏引蘇氏用公羊穀梁之說以爲父老來聘非父沒○注禮七至致仕○舊疏云春秋說文謂之縣輿者淮南子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也亦有作車字者然則疏本作縣輿矣釋文本作縣車盧氏文弨云淮南子作縣車初學記類聚引同按白虎通致仕篇云臣年七十縣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踦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路所以長廉遠恥也縣車示不用也致事者致其事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者也故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則縣車自謂縣車不用舊疏未可從也隸釋載侯成碑縣輿養神與舊疏本同按今曲禮作致事鄭注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疏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則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田里也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絕致是與人明朝廷必有賢代己也按作仕亦通○注不言至在也○舊疏云言仍氏之子則與武氏子文同嫌亦無父故曰起父在按若言仍氏之子仍氏係其世稱仍叔乃

其父字不著仍叔故無由見父在也○注加之至一人○舊疏云若言仍叔子則與僖三十三年百里子蹇叔子類是一人故曰加之者起子辟一人

葬陳桓公〈注〉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傳曰葬生者之事〈疏〉注不月至之也○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乃是大國之例今書時故決之營衛者史記黃帝紀以師兵爲營衛正義云環繞軍兵爲營衛以自衛守護君父之疾若營衛然也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又記父母有疾云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諸節矧君父有狂疾尤宜營衛之也今不謹而失之故不月以爲無臣子也所以深責之也○注傳曰至之事○隱十一年傳文

城祝丘〈疏〉丘即此是齊魯兩境上之邑在今沂州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沭水篇沭水又南逕東海郯縣故春秋之祝丘所在漢也桓五年城祝丘齊之郎丘孟康曰古祝丘地志東海郡郎丘故城在沂州東南五十里一統志郎丘故城在沂州蘭山縣東南春秋曰祝丘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彪郡國志琅邪郎丘春秋時曰祝丘闕駰十三州記曰郎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其言從王伐鄭何注據河陽舉王狩別出朝文文不連王王師不道所加〈疏〉注據河至連王○僖二十八年云天王狩于河陽下云王申公朝于王所彼言王狩此不舉之彼別言公朝不連上王文故據以辯之○注王師不道所加○舊疏云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不道伐某今言伐鄭故難之〈注〉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主當秉綱攝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不使王者首兵者本不爲王舉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疏〉注美其至錄之○詩衛風伯兮序云而不反焉箋云衛宣公之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疏引鄭志鄭答臨碩引公羊義疏十二

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審是則諸侯從王征伐得正義也明矣○注葢起至死節○詩疏引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則左氏家以此稱人爲實錄也按詩伯兮云伯兮揭兮傳伯州伯也卽九州之伯所謂牧也明衞侯親行故以過時譏宣公也孔疏以爲州里之伯非知衞得爲伯者詩邶風旄丘責衞伯也箋云衞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伯者時爲州伯也時陳亂已定亦必陳君親行若如左氏國人分散則君浸正期且不能赴誰爲執政而興師動衆從王乎漢書劉向傳云諸侯背叛周室卑微正謂平桓之世也左傳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又隱十年云宋公不王又史記楚熊通僭號稱王皆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事也○注稱人至諸侯○繁露王道云天王伐鄭譏親也言天子當命方伯致討不宜親行也又云伐鄭不能從亦言僅能從微者之辭也疏引徐邈云舉從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從耳與公羊義相足○注猶莒至疑也○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云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亦如桓王微弱僅能從微者稱人則不嫌不從也穀梁傳爲天王諱伐鄭也注諱自伐鄭又云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注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注不使至舉也○舊疏云若使王者首兵宜言王以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似若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然按能左右之曰以蔡衞陳本自行從王所以故不得使王者首兵也○注知實至得正○通義云以人從已曰以已從人曰從言從王者若諸侯畏威服義不召而至不令而行有征而無戰深爲尊者諱以酤王義焉不稱天者亦所以起繻葛之敗也天子親在行陳矢集於肩王師敗績于貿戎猶可言也王敗績于繻葛不可言也故貿戎質言之以窮世變之極從王伐鄭文言之君子之情猶不欲王道之見熄遽也按書從王以美得正知實諸侯非大夫大夫以陪臣而擅用兵從王不正甚矣公羊之義王夷君獲不言師敗績故此經但書伐鄭而已祇聘射王事公羊恐亦有是說也惜公羊外傳諸書不可見耳

大雩

大雩者何旱祭也注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

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疏注雩旱至知也○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注雩旱祭也穀梁定元年傳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左傳龍見而雩後漢書注引服注雩者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服據雩祭之常言杜亦云建己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求膏雨此著大雩於秋明旱祭矣左疏引賈逵云言大則山川之雩益以諸侯雩山川魯雩上帝故稱大與何義別禮記月令五月大雩帝鄭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即公羊因旱求雨之說破之也左疏引潁氏以爲龍見即五月未免強改天宿牽合月會矣白虎通災變云日食大水則鼓用牲于社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苟虛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繁露精華云大雩者何旱祭也此也漢書五行志云庶徵之恆陽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是祭言大雩大旱可知子政習穀梁是公穀義合穀梁疏引考異郵云二時唯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然則四月行常雩之祭此後遇大旱則祀天以求雨謂之大雩言大以別乎常也賈以爲別乎山川言大者失之○注君親至倡與○監本毛本榮作崇非荀子大略篇王伯厚詩攷韓詩傳文月令疏引考異郵云諸侯禱封內山川緯書所載魯僖禱請山川者故無常處其南郊猶爲雩祭也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縗白茅以身代牲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女謁盛與宮室崇與帝王世紀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髮斷爪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說苑君道云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蓋湯因大旱以六事自責後代人君因放而行之焉舊疏云政不一者謂政不專一出自權臣門也民失職者謂廢其農業宮室榮者謂若丹楹刻桷之屬婦謁盛者謂阿請亂國苞苴行者謂受人之饋政以賄成讒夫倡者謂若魯任鄭瞻○注使童至之雩○爾雅釋訓云舞號雩也郭注雩之祭呼嗟而請雨彼釋文引孫炎注云雩之祭有舞有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注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疏引鄭答臨碩難云董仲舒曰雩求雨之祭呼嗟之歌何休公羊注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是鄭以何氏此注專釋旱祭矣按雩呼呼皆蠥韻爲訓故鄭氏祭法注雩之言呼嗟也周禮疏引考異郵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也舊疏引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曰國大旱則率巫以舞雩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皆是天子雩也按論衡明雩云曾晳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按論衡所記必是漢世論語先師舊說亦當指常雩之儀若因旱而雩則男女皆有故周禮有女巫之職也繁露求雨篇按五行之數春用小童八人夏用壯者七人季夏用丈夫五人秋用鰥者九人冬用老者六人又云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命吏民夫婦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皆與此異周禮疏引考異郵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按夏之四月是雩之正爲純陽之月陽氣正盛祭五精帝兼及山川百辟卿士雖不旱亦雩其用之冬春夏爲夏時之八月至三月雖旱亦不雩以不爲災也故鄭云周冬及春夏無雩也若自仲夏以後至於仲秋季秋旱則亦行雩祭所謂呼號之祭也仍不雨則有禱禮焉續漢志注引服虔云大雩夏祭天名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而求雨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禮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皆與此別繁露求雨篇載其祝辭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即所謂呼雩之詞故穀梁疏引考異郵亦有禱祠山川之辭乃以下雩上帝諸侯以彼經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古者上公有益於民者注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故以爲王侯異制也其禱禮亦不同月令疏引考異郵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是也月令疏云凡雩必先禱此經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不爲雩雩以非雩月故不雩得雩上帝者以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故明堂位有祀帝于郊之禮也○注不地至地也○水經注沂水篇雩門南隔水有壇曾點所謂風乎舞雩即其處也通典注引阮諶云壇舞雩在已地按衛宏漢儀稱魯人爲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又作墠又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衛宏所說皆城東南舊壇猶存焉按祭天皆於南郊如圜丘郊雩明堂皆然故此注云君親之南郊郊特牲云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然則魯之雩帝謂則魯之雩門其爲南門與鄭郊月令注雩帝是也然則何以不言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是也

旱注據日食鼓用牲于社〔疏〕注據日至于社○見莊二十五年舊疏云彼舉日食乃言鼓用牲于社此不言旱直言大雩故據難之

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注從可知故省文也日食獨不省文者與大水同禮若但言鼓用牲則

不知其所爲必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疏注從可至文也○經言大雩故知大旱從省文例不再書旱也通義云大雩必爲旱旱時容有不雩然則彼言大旱者皆主譏不雩矣穀梁說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見僖十一年傳與此殊彼注引何氏廢疾云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說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亦無及焉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愛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因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無雨而無災耳知不然者春秋主於垂教不主記事人君因旱而雩書之所以示美以其重民事故也若但以得雨不得雨別書豈聖人勸戒人君之意且既云國君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不禱雩矣何又言文不憂雨無志於民哉月令疏云按春秋周七月八月皆書雩穀梁不譏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無爲雩是譏其冬雩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雩文春夏不雩雖旱不爲修雩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雩

則龍見而雩是也按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書不時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大雩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早二十五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早甚定元年秋大雩僖二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七大旱有二大雩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時旱氣已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祇是一旱之事爲再雩一雩不數定七年秋大雩亦一時之事而爲二雩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冬無爲雩明亦不數三十事之中去此六事不數惟有二十四就二十四之中分爲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僖三年正月不雨說禱禮是二部也文二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旱而不爲災是三部

也此三部總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秋大雩傳不云旱皆過雩也傳言旱者皆爲旱修雩也雩書月者爲修旱之雩得禮故書秋大雩非正也按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云建子之月不雨蓋建未乃始成災而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未而爲災者若霧露霑濡壟中有苗雖歷時不爲災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是也至八月不雨乃爲災若無霧露霑濡壟中無苗雖未至八月則爲災故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按孔頴達彼疏專據左傳穀梁爲說何氏所不取公羊義不雨即爲異旱則爲災災者後事而見異者先事而見故旱雩而不雨不雩或書雩或書旱者見人君之急民事否也無非勸戒有民者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之意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五穀謂之不雨亦通○注日食至所爲○舊疏云諸言日食與大水皆鼓用牲也即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是也益但言鼓用牲于社無以知爲日食爲大水非如雩祭之專請雨爲也○注必見至急也○白虎通災變云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知書雩者即人君之能悔過修德憂民所見也繁露二端云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是則春秋書雩之義也

何以書記災也〔注旱者政教不施之應先是桓公無王行比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違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

〔疏〕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不雨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此書雩則旱見故爲災○注旱者至之應○漢書五行志云傳曰雩則旱見故爲災○注旱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暘說曰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虐加羣陰僭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厥罰常陽也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旱所謂常陽而謂旱者以爲災也旱之爲言乾也萬物傷於乾而不得水也君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興師旅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故旱災應也是政教不施即傳之號令不順民心也

不從也○注先是至此旱○上三年春正月注云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前後文勢當作無王而行各本脫而字耳此爲天子所聘者即上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止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是

也故春秋去二時以示貶以其得志益驕故也去國遠狩郎上四年公狩于郎是也大城祝丘郎上城祝丘是也正五行傳所謂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者也類聚引五行傳又云魯桓公五年大雩旱也先是公弒君而立有自危之心而下有怨懟之氣外結大國取于齊以爲夫人後比二年王使大夫來聘桓上得天子意下憑大國之心則有亢陽之應以御臣下興邪丘之役以勞百姓則臣下離心而不從故應是而秋大旱按邪丘或祝丘之誤與何氏義大同疑亦董仲舒劉向等說非伏生傳語

螽疏或螽字左傳穀梁作螽後同螽螽本亦作蝩說文蝩唐石經諸本同釋文

何以書記災也注螽者煩擾之所生與上旱同說疏注螽者至同說

○漢書五行志云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又云桓公五年秋螽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興役起城師古注二國宋鄭也按宋鄭無聘魯事疑當作公獲天王之聘也螽爲諸聲兼會意文三年傳注螽猶衆也是也說文蚰部螽蝗也从蚰冬聲冬古文終字又螽云螽或从虫衆聲爾雅釋蟲皇螽蝗詩疏引李巡云皇螽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漢書文帝紀注今俗呼爲簇蝗則皇螽聲之轉也杜預以螽爲蚣蝑之屬按釋蟲又云蝑螽蚣蝑負蠜蝑螽蚣蝑五年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說文螽蝗互訓則螽即蝗子明矣類聚引佐助期云螽之爲蟲赤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言衆羣寡也又引五行傳云甲蟲有甲能蜚陽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按蝗與旱相因而至旱或無蝗蝗無不旱故此螽與大雩連也詩疏引草木疏又云兗州人謂之螣即螽蝻釋蟲云食葉蝻左疏引李巡云言木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蝻也方言螣宋魏謂之蝗南楚之外謂之螣郭注即蝗也亦呼蚱蜢按螣謂之螣或謂之蝻或謂之蝗蝻即螣螣其形如蝗而無王字時隱草際亦食苗葉而不爲害月令云百螣時起其國乃饑特言其甚鄭云螣蝗屬止舉其似耳杜以爲蚣蝑之屬按釋蟲蝑螽蚣蝑之屬蚣蝑陸璣毛詩疏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舂黍謂之蚣蝑陸璣云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璅瑁螽螽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土螽蟿螽樊光云皆蚣蝑之屬也左傳言凡物不爲災不書則亦以書者爲記災也煩擾如違狩城祝丘皆是故何以爲與上旱同說也

冬州公如曹疏〈水經注汶水篇又北過淳于縣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曰淳于國春秋桓六年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也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淳于傳曰淳于公如曹臣瓚曰州國名也淳于公國之所都方輿紀要云淳于城在青州府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公羊無說未知此州卽淳于否〉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注〉爲六年化我張本也傳不言化我者張本非再化也稱公者申其尊起其慢責無禮疏〉

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范云過我六年寔來是也將有其末必先錄其本左傳以爲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非公羊義○注爲六至化也○下六年寔來傳云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因明年有化我之事故今冬書如曹見其過我以爲化我張本也云傳不言化我者謂此傳直言過我蓋此年如曹時或有假道之禮明年回國時過魯無禮故春秋慢之傳不言化我之故是其非再化也其非不復其國明矣○注稱公至無責○舊疏云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過魯自尊若公故如其意書之曰公以起其無禮也但諸文不知本爵是何左傳疏引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劉炫難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周公太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進公爵若其爵得稱公止亦應廣安得爵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通義云繁露以爲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然則公非其爵凡諸侯託於諸侯不別五等壹以公稱之喪服經曰寄公爲所寄是也時州喪國失位已爲眷公故不復錄其本爵州既小國非王者之後又不自王朝來不嫌是三公也失地之君多爲國以禮鄧侯穀伯能修禮來朝故亦貴之州公無禮故亦慢之羊注明云州公過魯都不朝魯何知爲失地之君也穀鄧朝惡人猶書名以賤之而存其無禮何至尊其本爵州公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終

子汝荼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十三

桓六年
盡七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注猶曰是人來不錄何等人之辭

疏左傳云書曰寔來詩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寔來左傳作實來惠氏棟云寔當作實石經傳作寔宋本同誤也按惠氏說誤陳氏樹華云傳解經不是杜注乃云寔實也詩正義似未足據公羊問答云左氏注寔實也其訓可從否曰非也實者指虛實而言也詩實覃實訏鄭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按爾雅云寔是也鄭荔本雅訓公羊傳實訓是不可從說文宀部寔傳曰寔是也韓奕箋寔是也公羊寔來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曰寔來者是來也按許云正義皆同此云寔正也郎公穀毛鄭之寔是也詩混混其止鄭箋向以實爲寔韓詩實命不猶郎寔命

南菁書院

不猶也大雅韓奕實墉實壑郎寔墉寔壑也周語咨于故實郎故寔故韋云故事之是者也實寔音義各殊由趙魏間實寔同聲故相假借若注春秋曰寔實也則非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玉篇寔時戈切是也實時質切不空也兩字音義俱別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左傳作實來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今本左氏亦作寔與詩正義所引異蓋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觀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即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元凱改從二傳失左氏古文之舊矣按書秦誓是能容之禮大學作寔則又借是作寔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是讀是爲寔國策蘇代曰白起是故川兵高注是實也故此以是解寔曰是人來也○注猶曰至之辭○繁露玉杯云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蓋是人來者略之之辭若曰是一人來耳其何等人則不錄也春秋重詳略之旨故詳言之者多美文其惡者則略辭也孰謂謂州公也注以上如曹書疏注以上如曹書○與上注爲六年化我張本義相承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注據葵丘之盟曰○見僖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曰桓何以曰危之也何危爾桓公震而矜之疏注據葵至盟曰○之盟不曰此何以

叛者九國是也舊疏云桓公震矜慢人而書曰化我也注危之本魯慢州公非敬逆之道是以據而難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是慢之爲惡故書寔來見其義也月者危錄之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之疏注行過至語也○穀梁傳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畫化通諸侯不以過朝郎此注之過魯不朝也范云畫是相過去朝遠非莊子齊物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注是非之辨爲化聲蓋無禮故相辨也哀六年傳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亦郎慢易之意行過不以賓主正禮也讀書叢錄云化我郎上文過我過化同聲因口授其字異耳哀六年傳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不得謂無禮無禮二字是注者增成云穀梁傳作畫我其音義正同按何氏所云無禮者謂無禮儀耳謂無假道入朝諸節也陳乞請諸大夫過我亦以飲食燕享亦必有揖讓酬酢之節願諸大夫之不爲此禮故言化也○注諸侯至虞也○儀禮聘禮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曰請帥奠幣鄭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質徑也

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詩道已道路所當由又云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明遣大夫迎于朝爲賓主也然則過竟假途所以使鄰國有禮兼爲己戒不虞也故隱四年遇于清注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是也聘禮又云饔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介皆有饔卿大夫且然國君可知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又云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眾介北面東上史讀書之前北面讀書以敕告士眾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亦所以戒不虞并使鄰國有備也白虎通誅伐云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桓公假途于陳以伐楚禮曰使次介先假迫用東帛郎如是諸侯賣王者道禮無往不反非所謂賣者也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遣大夫迎于郊爲賓主設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也防并兼奈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恐掩人不備士卒斂取恒進先假途則預備之矣故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聘于晉過鄭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涉句明當時多不如此故傳記爲美談也又宣十四年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是不假道之事也當時諸侯猶以爲醜焉○注今州至義也○繁露觀德云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亦書寔來見慢之爲惡義也通義云上傳云過我此云化我者前自其國如曹塗出于魯今自曹還復過魯遂止不去將依於我而猶不能修禮來朝故責其化也仍牽涉左氏不朝故書月以見危不書月者至責之○舊疏云凡朝例時此注月者至責也春秋正辭云來不書日以見其危者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也春秋不恒月決不王也非何義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疏）穀梁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今本左氏經傳亦作紀左傳校勘記陸氏穀梁音義左氏作杞侯陳樹華云三年書公會杞侯于郚此作紀侯疑傳寫之誤按公羊不以杞爲侯爵故此及三年皆作紀杜云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穀梁作郚差繆略云成穀梁作郕盖郚之譌又與今本穀梁異洪氏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云成城在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魯成邑按寧陽縣志曰舊曰故城在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莊三十年次于成備齊云在今兗州府寧陽縣也襄十五年齊人圍成公救成於是城成郛後爲孟氏邑定十三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成公欲處父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是魯之北境近齊之邑左傳校勘記云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成作郚

秋八月壬午大閱（疏）據麻之八月無壬午七月公羊義疏十三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注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疏周禮大宗伯職大田之禮簡眾也注古者因習兵簡其車徒之數經義述聞云桓六年大閱傳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蒐者何簡車徒也引之謹案大閱者何簡車徒也當作大蒐者何簡車也徒字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蒐也也當作蒐者何簡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蒐也惟簡徒大閱惟簡車大蒐則合車徒而並簡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閱者何簡車也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車下無徒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曰徒眾但言徒而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可知桓六年昭八年十一年傳並曰以罕書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爲之昭八年之簡徒非比年也簡車當以三年桓六年之簡車徒當以五年昭十一年之簡車徒非五年也是以譏其罕也據此則蒐爲簡徒大閱爲簡車大蒐爲簡車徒傳本各自爲義故注本之而爲此說若蒐與大閱大蒐傳皆謂之簡車徒則三者異名而同實注何得強爲分別而以簡徒爲蒐簡車爲大閱乎以此言之何所據大閱傳正作簡車蒐于紅亦與何注同傳文有分合之不同昭八年昭十一年疏又兩引大閱傳作簡車徒也則所見本已誤衍不始於唐石經矣又按李善注魏都賦謝朓登孫權故城詩並引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馬字蓋涉左傳而衍何注但言車不言馬則本無馬字可知李所見本衍徒字皆誤本也穀梁傳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不言馬亦不言徒與公羊古本合○注大簡至習之○通義云閱如伐閱之閱簡如簡稽之簡必取名簡閱者明主爲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井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師曰拱稽大役曰抱磨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軍實可數卒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按周禮大司馬以大閱專屬仲冬鄭注至冬大閱簡軍實蓋周禮也簡不肖以細惡皆選擇分別之義車賦而慴其卒伍又王制簡不肖以細惡皆選擇分別之義故大司馬又云簡其鄉民也擇其兵車之善者習之使可用固不徒習知其數已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也蒐例時此日者桓既無文德又

忽忘武備故尤危錄（疏）注罕希也○通義云罕者不常舉也
寡鮮罕也注罕亦希也爾雅釋詁希
聞名論語子罕篇子罕言利孟子告子篇吾見亦罕矣皆謂
希也○注孔子至棄之○見論語子路篇棄宋本作弃漢書
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揆治兵大閱之事
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
弊無伏節死難之義孔子傷之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意
謂用不教之民以戰是棄之也班何之義大同舊疏云何氏
之意與鄭別按鄭氏論語注無考公羊問答云問其異同安
在曰穀梁傳注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鄭君釋之曰
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按教民習戰者安不忘危存
不忘亡之意不能無故而用鄭君義非宋氏翔鳳過庭錄云
何以教爲習戰事故舉蒐狩之期且證上章教民七年也疏
云與鄭別知鄭不同今其文不具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
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穀梁僖三十三年傳
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白虎通三教篇劉勰新論閱
武篇引論語語皆無以字後漢書傳變傳鄭太傳隋書經籍志
皆引孔子曰不教民戰一旦用之是棄之也晉書庾衮傳引
曰忽略武備不教民戰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注故比至忘危○舊疏云知
其年數者漢禮猶然經義述聞云漢書刑法志連帥比年簡

徒卒正二年簡車羣牧五載大簡車徒說與何氏注同蓋西
漢以來公羊家舊有此說故漢志及何注皆祖述之要皆出
於傳文之分言簡車簡徒此又一證矣說文門部
閱具數於門中蓋取其一一具數之意蒐與搜通玉篇手部
搜閱也是搜閱同義小爾雅廣詁云閱搜具也搜亦作廋見
郊特牲釋文周禮廋人注云廋之言數與說文訓閱爲具數
義亦合蓋蒐閱皆具數之義但事有小大故名各殊耳漢書
刑法志又云古人有言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
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是亦存
不忘亡安不忘危之義也○注不地者常地○舊疏引賈逵
注云簡車馬于廟也未知何意然否按授兵可於廟治兵不
可於廟舊疏云蓋在郊內是也○注蒐例時○舊疏云昭八
年秋蒐于紅定十四年夏大蒐于比蒲是也○注此日至危
錄○舊云以罕書又三年合大閱者惟見此明未循三年之
制知桓公忽忘武備也故危之舊疏云
例合書時而乃書日故以爲尤危錄也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何陳君也注以躍卒至葬也
壬辰陳侯躍卒注云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
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以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立陳

公羊義疏十三

佗不君而見絕宜去其子葬今躍不書葬知佗是陳君矣去躍葬者不君其父不成其子故也史記陳杞世家云桓公弟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按左傳以佗卽五父史記以佗殺五父爲厲公桓公弟與史記同見索隱此又躍爲佗子均與左傳史記互異公羊既躍不書葬亦未知陳君何以謚爲厲爲利均不可考佗爲桓公何人亦不可知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注〕據殺蔡侯般不言蔡般〔疏〕注據殺至蔡般○卽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絕也〕〔注〕絕者國當絕〔疏〕○注絕者至當絕○通義云絕者諸侯有罪當絕其世也佗本弒立絕之不成爲君故還令與當國者同號按國當絕者亦謂佗不宜有國故曰國當絕陳佗弒君公羊無文其書絕者自如本傳外淫說爲正列女傳伯嬴曰諸侯外淫者絕用公羊義也包氏愼言誅絕例目云春秋據二百四十二年已成之事以筆削其所貶美皆見末正本將以垂戒於方來者也譏貶誅絕四者春秋之科條也譏貶之中實寓誅絕任城何劭公注公羊於二者分別尤審誅有三等曰譴讓曰刑戮曰磔棄絕有

四等曰黜爵曰奪土曰覆嗣曰滅宗廟社稷禮曰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不畏天而怨懟與弒父弒君者是也誣文武者罪及四世變古易常者是也逆人倫者罪及三世不能事母殺世子母弟亂嫡庶者是也誣鬼神者罪及二世亂昭穆爲淫祀者是也殺人者罪止其身春秋所書罪止其身者多而皆統之於誅絕今就傳文與何氏注隱括其旨分而錄之舉一反三自王公以下其能免者無幾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陳侯外淫據史記蔡爲陳佗母族亦卽逆人倫者故奪其子葬以示絕也〔疏〕注據戕至不絕○宣十于鄶是也彼亦見殺於外國稱爵不絕也〔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疏〕注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也莊二十八年邾婁子戕鄫子云國君淫於外廿爲賤辱而不稱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包氏愼言故絕奪其君位繁露王道云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今蔡侯忿以身出入民閒至死閒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又云觀乎陳佗知嫉淫之過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亦賤之之義也〔惡乎淫注惡乎猶於何也〕〔疏〕注惡乎猶於何○禮記檀弓云吾惡乎用吾情鄭注惡乎猶於何也言於何所淫也莊十二年

傳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孟子梁惠王篇天下惡乎定也皆與於何義合故檀弓又云吾惡乎哭諸也論語里仁篇惡乎成名言於何哭何成名也孟子公孫丑篇敢問夫子惡乎長亦於何長也小爾雅廣訓云惡乎於何也是也定元年穀梁傳惡得之注惡於何也是單言惡亦得有於何之訓也涇于蔡蔡人殺之〔注〕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也賤而去其爵者起其見卑賤猶律文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也不曰不書葬者從賤文〔疏〕涇于蔡唐石經蜀大字本同鄂本閩本監本毛本于作乎誤史記田齊世家云厲公佗者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涇于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厲公之殺以涇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又見陳杞世家均與公羊義合左傳以佗與厲公爲二無陳佗外涇事○注蔡稱至辭也○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此書蔡人與彼同故注以爲從討賊辭也人者眾辭明與使得討也通義云傳不舉弒君爲重者其爲蔡人討則以涇故故就本事明蔡得殺佗之義也

穀梁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注賤而至卑賤○解不書陳侯義也穀梁所謂匹夫行故匹夫稱之是也○注猶律至之也○舊疏云猶言對子姦母也○注不日至賤文○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月作日當据正舊疏標起訖亦作日解云陳佗是君而見弒例當書日卽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之屬是也君被外國殺者不責臣子不討賊例合書葬卽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是也今不書日不書葬者從賤文故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疏〕九月無丁卯八月之二十四日十月之二十五日也

子同生者孰謂莊公也〔注〕以夫人言同非吾子〔疏〕史記魯世家云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嚴公云音莊本又作莊按東漢改莊爲嚴故漢書五行志莊公多作嚴公○注以夫至吾子○卽莊元年傳夫人潛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是也舊疏云正以道公疑非已子則是其長子同既繼體是長故卽爲莊公按慶父莊公疑同非已子故知是嫡長莊公以別於慶父之庶也何言乎子同生〔注〕据君存稱世子子般不言生〔疏〕注据君至言生○君存稱世子莊三年子般卒傳文魯世家莊公見

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生子斑明斑生亦在莊公卽位後不見經也按禮記疏引服虔云不稱太子者書始生蓋古人立太子亦如後世臨軒策拜始生時未必卽爲太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特書子以志喜喜有正也〔注〕喜國有正嗣〔疏〕有正嗣也僖母成風文母聖姜襄母定弋昭母齊歸哀母定姒子般母母而母賤宣母頃熊本嫡又爲僖公所廢故唯莊公得正喜而書之耳穀梁傳云疑故志之如前所說諸公本悉非正故不志令實正者安知非不疑亦志必求其難獨成公未見妾母或可謂宣夫人繆姜之子而繆姜有淫行未有言喜有正者文姜適同何又不以疑志爲此說者鄙哉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予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本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日者喜錄之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各取其所見日也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有

天地四方之事三月君名之大夫負朝于廟以名徧告之〔疏〕趙氏坦寶甓齋札記云公羊疏引衛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此傳子公羊子曰宣五年傳子公羊子曰此公羊傳非高自作之明證又云莊十年定元年傳引子沈子莊三十年傳引子司馬子閔元年傳引子女子哀四年傳引北宮子此皆傳公羊之經師當在胡母生之前而莫悉其名耳按公羊氏五傳乃著竹帛此公羊子或是高以後子孫所附益者不得卽定爲傳非高所自作之證也○注其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亦擬議之辭也桓六年公羊傳其諸以病桓與論語學而篇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此曰辭也亦謂語辭也○注本所至有正○序疏引春秋說云春秋書有七缺申之曰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明隱桓之母皆非嫡妃尊卑也微致啟亂階莊公以嫡夫人長子得國得夫婦父子之正故喜其有正云春秋之法誅君之子不立內無絕於公之道然奪其世所以起賤桓公蓋微文也舊疏云若以正稱書宜言世子同生同實世子而不以正稱書之是其以正見無正之義桓由不正而篡弒故曰疾惡桓公卽不以正與桓公明桓公宜絕不世見其非正也○注曰公羊義疏

之於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質略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於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嫡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帥夫人曰記有成告於四境四境者所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於山川社稷四境天子太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者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傅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綏之郊見於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禮內則又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右女子設帨於門左示有射道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注男子生而未能也禮記曾子問曰世子生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注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則君薨世子生不必俟三月葢見殯則名故曾子問云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謂見殯也若已葬之後則亦三月乃名故曾子問云如已葬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於禰三月而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是也

冬紀侯來朝注朝聘例時疏注朝聘侯來朝又七年夏齊侯使其弟

年來聘及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是也

者喜錄之○春秋詳略之旨日詳而時略喜有正故錄從日錄也○注禮生至日也○禮記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注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與何氏此注異何氏亦訓與爲數方至爲來已過爲往生以方至之日數同是生死本日第以來往分說生死耳亦非以與來爲數生之明日與往爲數死之前日也○注禮世至告之○此約內則文禮記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又云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又云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注宰屬吏也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彼言大夫禮故宰辯告此記諸侯禮知當使大夫也說苑修文云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飧兮此之謂也白虎通姓名云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眴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廟主也一說名之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臣〔疏〕二月無己亥己亥爲正月之二十八日杜云咸臣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鉅野縣南水經注濟水篇黃水又東逕咸亭北桓七年焚咸臣者也一統志咸臣在曹州鉅野縣南公羊以爲邾婁之邑或先屬邾婁後爲魯有也爾雅釋地左高曰咸臣

焚之者何樵之也〔注〕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樵之齊人語〔疏〕莊子外物篇乃焚大槐釋文引司馬注焚謂霹靂也此傳云樵之者以火攻也義皆相近故杜注云焚火田也按樵疑燋之叚借說文火部燋所以然持火者也玉篇火部炬火也禮內則肝臂取狗肝一幦之以其臂濡炙之舉燋其臂不蓼釋文作焦云字又作燋則卽此樵之義說文作爨云火所傷也玉篇火燒黑也是也又周禮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杜子春云燋讀爲細目燋之燋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也故謂之樵是燋樵通也○注樵薪至樵之○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樵薪也廣雅釋木爇薪也左傳桓十二年云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注樵薪也說文木部樵散木也按樵木薪木因謂取薪爲樵詩曰析薪燒物因亦謂之樵故杜子春讀燋爲樵云樵彼桑薪是也以薪燒火暴焚地燃草卽謂樵草也明當時有此語樵之者何以火攻也〔注〕以火焚地謂之樵故以火攻城亦謂之樵也蒸凡以火者皆可謂之樵燋謂米爇之木也用此木以燒物亦卽謂之燋虛實互用也〔疏〕注樵薪至樵之○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樵薪也廣雅釋木爇薪也左傳桓十二年云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注樵薪也說文木部樵散木也按樵木薪木因謂取薪爲樵詩曰析薪燒物因亦謂之樵故杜子春讀燋爲樵云樵彼桑薪是也以薪燒火暴焚地燃草卽謂樵草也明當時有此語樵之者何以火攻也〔注〕以火焚地謂之樵故以火攻城亦謂之樵也蒸凡以火者皆可謂之樵燋謂米爇之木也用此木以燒物亦卽謂之燋虛實互用也

何言乎以火攻〔注〕據戰伐不道所用兵〔疏〕注據戰至用兵○謂經書戰伐不道所用何兵器也

疾始以火攻也〔注〕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衡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疏〕穀梁傳云疾其以火攻也解詁箋云以火攻人君大惡也目言之何遠也賤桓也○注征伐至仁也○司馬法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淮南子兵略云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則舉兵而臨其竟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刈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皆所以禁暴也○注傳不至託也○託始如隱二年無駭入極傳云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雅紀履綸來逆女傳云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二事皆春秋前所有託始於彼爲春秋之始此火攻前此無有直始於桓公故只云疾始無庸託

也咸巳者何邾婁之邑也〔疏〕穀梁傳云其不言邾咸巳何也是亦以咸巳爲邾婁邑爲邾婁巳〔注〕據邾至繫紀〇郎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邾鄫郡邾是國之也〔注〕欲使如國故無所繫加之者辟實國也〔疏〕使至國也〇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實作寔誤鄂本作實當據正若第云國也似詁咸巳爲國曰國之明非國而國之也既已國之故無所繫似實國也曷爲國之〔注〕據邾至不國〔疏〕注據邾至不國〇若國邾鄫郡邾則不繫之紀君存焉爾〔注〕所以起邾婁君在咸巳邑明臣子當赴其難與在國等也日者重錄以火攻也〔疏〕注所以至等也〇以咸巳爲君存二傳無文此本公羊先師所傳君在咸巳故通咸巳爲國猶濫之通乎天下也又以主辱臣死君父有急臣子宜共之也通義云諸言君存焉爾者皆謂其國都也都不繫孔說未當如係邾婁國都直書邾婁矣國君所在猶言王所焉耳雖外邑亦如都也〇注日者至攻也〇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卽隱七年秋公

夏穀伯絞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疏〕漢書地理志南陽郡筑陽故筑陽侯國劉注杜預曰穀國在縣北大事表云今襄陽府穀城縣西十里有穀城山爲穀國地桓七年穀伯絞來朝後不見經入于楚水經沔水篇又南過穀城東注沔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春秋穀伯絞之邑也輿圖闕穀城縣春秋穀國今縣北十五里穀城是也今屬襄陽府又水經注淯水篇南過鄧縣東南入于沔縣故鄧侯吾離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爲縣

皆何以名〔注〕據滕薛不名〇卽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是也〔疏〕注據滕薛不名也

失地之君也〔疏〕繁露滅國上云鄧穀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通義云曲禮諸侯失地名楚滅鄧當莊公時此云失地者乃出奔非國滅也所傳聞之世小國君奔猶未名以其來朝于我故名錄之穀鄧盛都皆失地之君曷爲或言奔或言朝或言來奔者寓於我之辭接穀梁傳亦云其名何也失國也其稱侯者非寓於我之辭來朝來奔者寓於我之辭來朝朝何〔注〕據以賤也〔疏〕失地注據以賤也〇左傳云名賤之也以其朝何故賤之曲禮諸侯失地名眞春秋家言也是也杜以爲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按穀鄧去東都不遠不得謂

之辟陋若謂禮不足則宜同介葛盧書來牟人葛人亦東方辟陋小國亦止以朝惡人而人之亦不書名曲禮云諸侯不生名與下失地名正相成杜注非左氏旨矣左疏引服虔云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爲楚所滅無同好之救桓又有弒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亦非穀鄧卽不朝魯亦無救於楚之滅謂其不親仁善鄰亦無據齊冀隆之難秦道靜之釋皆失左氏本義

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注穀鄧本與魯同貴爲諸侯今失爵亡土來朝託寄也義不可卑故明當待之如初卽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配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下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卽大惡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輕也名者見不世也疏白虎通王者不臣篇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秋傳曰寓公不世待傳文也與何氏本異○注穀鄧至如初○禮郊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注寓寄也疏引喪服傳云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明與主國同貴今雖失爵

亡土託寄於我義不敢卑也穀梁傳云失朝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范引此傳待之以初解之禮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亦比寄公於大夫之君命也又云夫人爲寄公夫人之命故注下云獨妻得配夫也又云君拜寄公之命婦之夫人之命故注下云獨妻得配夫也又云君拜寄公國賓注皆寄公在國賓上其尊可知是亦待之以初一事也其尊與民同也王氏士讓云按與民禮喪服寄公爲所寓傳云言與民同亦寄公自處然爾其所寓之君則以客禮待之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夫人爲寄公夫人於堂上是也然則穀鄧之君公夫人出夫人亦拜寄公夫人出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也然則穀鄧之君失國來託先行朝禮故書來朝與盛伯來奔異矣白虎通又載一說云或曰王者臣得復爲諸侯臣者爲衰世主上不明賢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爲諸侯臣施行其道易曰不事王侯此據言王之致事臣也言不事王侯也按此自謂王朝復得仕于諸侯也按此明年少復王可知復言侯者卿大夫爾禮雜記云遠諸侯之大夫不反服諸侯之臣可臣諸侯之大夫知王者之臣可臣諸侯矣○注所謂至不偷○論語泰伯篇文釋文作不愉云本又作偷校勘記云按當依陸本作愉今本從人旁非周禮大司徒則民不愉今本亦改偷按愉偷古今字說文無偷字鄭箋詩有之○注無後至云爾○禮郊特牲注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

不足尊也所謂不繼世於所奔之國不繼世卽無後之義謂不立後耳惟妻得配夫故喪大記待寄公夫人與寄公同其子孫則受田而耕矣其實寄公之待國君亦與民同故寄公爲所寓之君齊衰三月與庶人爲國君同服故彼傳言與民同也雷次宗云既來受其惠宜敬於所託故與衆人同則卽斥託衣食公家諸事矣蔡氏德晉云鄫仲輿謂寄公爲衰世之禮非也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初止千八百國而已則其間失國而爲寄公者必多而其服由來舊矣賈疏云失地君者謂若禮記射義貢士不得其人數有讓黜侯所逐皆爲失地是必兼二義乃備也按失國之君蓋如狄人逼逐黎侯寓于衞之屬是也方氏苞云失地之君不宜遽君也然以其嘗託在侯伯之位故雖其子孫不復繼體爲君之是謂貴者無後待之如初也國語晉語曰鄧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韋注

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是卿大夫之子孫不能嗣守先人祿位亦爲無後蓋古語如此矣按傳義自謂貴者雖無後而待之猶如初耳不必如俞氏所解○注下去至大惡○穀梁此及四年注皆云下去秋冬二時常所未詳按桓公以火攻人君內大惡所傳聞世於內大惡諱故去二時以起義也○注不月至輕也○舊疏云朝例時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是也而此責其月者以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彼書月見其奔重宜厚遇之此不月朝惡人輕故也僖二十年夏鄫子來朝僖公非惡人而不月者朝輕於奔故也然則此注因朝桓惡人故然解若其不然宜直云失地之君來朝輕也○注名者至世也○舊疏云鄫子盛伯皆不名者兄弟故也

公羊義疏十四

桓八年
盡十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疏〕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己卯烝五月書丁丑烝傳皆云譏亟烝以十二月已烝正月又烝爲亟也何注公羊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正月爲夏正之仲冬月當有薦疑正月爲二月之十六日爲己卯經以其非祭月薦月而烝故書以示譏五月亦無丁丑六月十六日也按於厥己卯爲正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爲丁丑〔注〕薦尚韭卵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注〕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疏〕注爾雅釋天云春祭曰祠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繁露四祭云故春曰祠又深察名號云春曰祠○注薦尚韭卵○穀梁注云春祭曰祠薦尚韭卵禮王制說庶人之禮云庶人春薦韭又云韭以卵注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蓋天子諸侯祭品不止韭卵新物貴賤所同繁露四祭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尚者上也取其新故上之焉爾繁露祭義云宗廟上

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注祠猶至死生○繁露祭義云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又云春上豆實豆實非也春之所始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爾雅郭注祠之言食詩疏引孫炎注祠之言食羣經音義引孫注祠食也孫郭二注皆本何爲說說文示部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御覽引白虎通云物微故祠名之取微義按說文引月令作祠可爲春曰祠之證禮記祭義云春禘秋嘗者彼鄭注云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繁露四祭云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過時不祭則失爲人子之道也又祭義鄭注云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是四時之祭皆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何氏特因祠爲首祭故發義於此又嗣祠食皆疊韻爲訓也夏曰礿

注薦尚麥魚麥始熟可礿故曰礿

疏禮記祭統云春祭曰礿祭曰烝又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又王制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鄭以祭名與夏不同故定爲夏殷禮也說文示部礿夏祭也釋文礿本又作禴同爾雅釋天夏祭曰礿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及四祭云夏曰礿○注薦尚

麥魚○王制云夏薦麥以魚繁露四祭云礿者麥也又祭義云夏上尊實尊實麨也夏之所受初也十行本魚作苗閩本監本毛本作魚校勘記云苗字誤當从魚穀梁脫麥字依宋本補正校勘記云穀梁疏引同今本無麥字者誤脫也段云此上礿字當作礿以礿訓礿同音詁訓法也礿亦作禴爾雅郭注新菜可礿禮疏引孫注礿者新菜可礿曰虎通云夏曰禴者麥熟進之義皆同繁露祭義云夏礿故曰礿也秋穀成者非一黍礿所本也一

礿所本也一

初礿也秋曰嘗注薦尚黍肺嘗者先熟可得薦故曰嘗疏爾雅釋天云秋祭曰嘗周禮大宗伯云以嘗秋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四祭篇並云秋曰嘗○注薦尚黍肺○王制云秋薦黍以豚繁露四祭云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秋之所先成也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說文無肺字穀梁注亦云秋祭曰嘗薦尚黍肺釋文肺本又作肺或作肺詩閟宮傳毛炰豚也釋文字又作豘音書音義下豘亦豚字曹憲廣雅注世人作豚或作豘或豘並失之蓋皆通也○注嘗者至曰嘗○爾雅郭注云嘗新穀詩疏引孫炎云嘗嘗新穀禮疏引白虎通云嘗者嘗新穀熟而嘗之繁露祭義云先成故曰嘗嘗吉甘也此何先辭所本也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嘗暫也禮檀弓注云嘗猶試也事未全

行先嘗試之故曰嘗亦如
也禮記少儀云未嘗不食新鄭注嘗謂薦新物於寢廟若月
令凡食新者皆曰嘗蓋散文通也是以說文旨部嘗口味之
也亦謂先以口試之廣雅釋詁亦云嘗試也皆有先義惟月
令以雛嘗黍非食新故鄭注云此嘗雛也而云嘗黍不以牲
主穀也云黍先熟者管子輕重篇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
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于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
者也蓋黍之下種在櫻梁之後其收也在櫻梁之先故黍之
播種也于小滿芒種夏小正曰五月種黍其收也在立秋白
露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所薦黍也
熟當作孰冬曰烝(注)薦尚稻雁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
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
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
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
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
之義也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

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
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疏)爾雅釋天云冬祭曰烝
周禮大宗伯云以烝冬
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四祭並云冬曰烝○注薦尚稻雁○
王制云冬薦稻又云稻宜雁繁露四祭云烝者以十月進初
稻也又祭義云冬上敦實本鄂本作鴈王氏念孫曰此鴈謂鵝非謂鴈也卵魚豚鴈皆
民家所常畜故庶人薦之按天子諸侯所用鴈亦宜然穀梁
注冬祭曰烝薦尚稻鴈○御覽引白虎通
云烝之爲言衆也冬之所成者衆繁露祭義云畢熟故曰烝
烝言衆也爾雅郭注進品物也禮疏引孫炎云烝進也進品
物也烝皆取義於進何氏本之董生所固也義皆通○注無
牲至之薦○穀梁注無牲曰祭禮各異
也義本此獨斷云薦考妣於適寢之所祭春薦韭卵夏薦麥
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雁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通典
禮九云高堂隆亦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
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
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物也士以豚庶
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
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
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

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麥薦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爲之寢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也注引譙周禮祭集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祭也凡食之物皆薦之月祭祧之廟無月祭也凡朔加薦以象平生之朔食也謂之朔食者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之禮按王制云大夫士宗間祭畢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宗廟之祭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然則鄭氏亦以羔豚而祭爲薦新之祭其高堂氏所本與所謂無牲者亦非盡無牲意謂不備三牲耳故月令以兔嘗麥以犬嘗稻雖薦新亦用犆犬諸品也故舊疏引中霤禮云祭五祀于廟用牲有尸皆薦于奧明亦用牲也其宗廟之薦以新物爲主緣孝子感物思親不同常祭故繁露四祭云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讓亦始免於罪矣王制疏云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冬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之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孟月人臣用仲月若天子盛於庶羞故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左傳祭人君用孟月大夫士也若得

特豚不用成牲也大夫以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者祭用少牢則無地者薦則用羔也按鄭云以上則包天子諸侯在內不專指無地者言雖有地大夫亦止用羔羔豚皆不得云牲故何氏云無牲而祭謂之薦也○注祭於至意也○禮記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鄭注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脾臂燎于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於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按祭於室謂灌時及饋食禮也祭於堂謂朝踐禮也故郊特牲又云直祭祝于主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則血腥之屬盡敬也耳室內而堂外亦有幽明之別故也郊特牲又云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爲言偟也鄭注索求神也廟門曰祊祊之爲言偟也鄭注索求神也廟門曰祊祊彼疏云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祭設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祭祝于祊注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上云祊之于東方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云索祭于祊當是正祭之日矣禮記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祊于外注祊明日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皆博求之意也故下又云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注云不

知神之所在是也尚者庶幾之辭尚曰求諸遠言於遠處求也○注大夫至差也○薦疏云自天子四祭四薦至此皆時王之禮中霤禮亦然按大夫殊耳然考禮少牢饋食禮士禮也禮簡相同無求明求幽之別且大夫士亦無祼獻之禮自饋孰始故曰饋食故鄭目錄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始祼神次薦腥次薦孰故周禮肆獻祼饋食分三節祼爲一節獻爲一節肆與饋食爲一節大夫止肆饋食以薦孰言曰肆以薦黍稷言曰饋食也祭祀用食道褻近爲殺用血腥法古爲隆大夫士以食道事神無薦腥以上事爲殺於天子諸侯也○注殷人至義也○禮郊特牲云殷人先求諸陰鄭注此其所以先後異也按彼上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此云殷人先求諸陰陽是先求諸明也又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焫蕭合羶薌焫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羶薌先灌以致陰是先求諸幽也故熊氏云殷人先求諸陰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殷質周文之義也周禮大宗伯注云殷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然後薦腥賈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亦本郊特牲爲說殷不尚氣而尚聲未殺牲而先

動樂以求神以鬼神在天地間先用樂之音聲號呼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注禮天至特豕○禮器云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鄭注君子謂大夫以上孔疏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太牢大夫常祭亦太牢撫禮本有匹字作正字者有通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太牢故此文云大夫太牢而祭謂之禮正也諸侯大夫自常祭少牢則一等乃太牢耳少牢饋食是諸侯大夫禮也崔氏亦用此義大戴禮曾子天圓云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盧注天子之大夫亦太牢天子之士亦少牢孔氏廣森補注云太牢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舉羊亦該豕也國語曰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大夫舉以少牢祀以特牛諸侯舉以太牢祀以會是則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天子之士祭如大夫明矣故儀禮少牢饋食禮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特牲饋食禮曰錄云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疏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周禮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知太牢三牲具少牢止羊豕也經義述聞云孔說非也天官注牛羊豕具爲一牢晉語韋注凡牲一爲特二爲牢則凡稱牢者皆非一牲若云諸侯之祭牲牛大夫之祭牲羊則是一牲矣記當謂之特牲何

得尚謂之牢乎尋撿文義牛下羞脫羊豕二字羊下羞脫豕字公羊注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士特豕此篇正文及注多與彼同則諸侯之祭牲牛下亦當有羊豕二字大夫之祭牲羊下亦當有豕字寫者脫去耳盧注不釋太牢單稱牛少牢單稱羊之義則所據本不脫也曰饋食曰宇亦衍羞因上文兩曰宇衍也特豕饋食四字連讀按王說是也王氏引此注又解卿大夫曰卿大夫上當有天子之三字盧注云天子之大夫亦太牢也是也萬氏斯大儀禮商云特牲禮牲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牲亦特豕而祭記則云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則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大夫禮也而曲禮則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則士亦用少牢矣禮文所載參錯不一由衰周之季列國大夫恣行僭侈記者各就所見筆以成書故或儉或豐斷難盡一雖然聖人制禮明者逃焉彼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者非孟子與禮太夫士降殺以兩則三鼎爲士時五鼎爲大夫時矣即此證之儀禮士虞特牲俱三鼎其爲士禮無疑又士虞特牲皆九飯而少牢十一飯亦見降殺以兩之意按萬氏不信賈疏分別天子諸侯之卿大夫士與諸侯之大夫士命數既殊則同禮亦宜異何疑之有胡氏培翬儀禮正義反以萬說爲是偪矣○注天子至索牛○校勘記云握監本毛本同作搔誤也

鄂本作握儀禮經傳通解續梁疏引作握當據正閩本搔字剜改葢本作握後反据誤本改按如是搔字釋文宜爲作音知陸本亦作握字矣禮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角握賓客之角尺鄭注握謂長不出膚疏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卽膚也此注止述宗廟故角尺索牛者禮記曲禮云大夫以索牛注索求得而用之以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宮又云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故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也大夫以下卑無滌養之儀祭時則求諸牲但擇其中犧者耳九經古義云襄元年左氏傳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杜氏云簡擇好者周禮牛人祭祀共求牛求牛猶索牛也按國語楚語云觀射父曰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少者犬豕不過十日則大夫索牛亦當如天子諸侯之犬豕宜十日以上矣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注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不異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薦眾多可以包四時之物疏通義云傳於田狩祭祀特發常事不書例者每歲舉之不可勝書第書其失禮者而已至於昏姻喪紀雖有常禮而無常年故隨事皆書書穀梁云親迎恒事不志似襲常事不書之言而失其本旨遂誤宋元學者以一經所書皆爲非常而事事鑿求

其說隱三年解詁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其意亦以爲得禮不書則何氏已謬解此傳矣按魯隱奔喪得常不書係疏家之言然亦未爲不可通也若如孔說其何以解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之傳且昏姻喪紀亦未必隨事皆書也○注亟數也○禮記少儀云亟見曰朝夕鄭注亟數也爾雅釋言云婁屢亟也郭注亟亦數也是也○注屬十至烝也○舊疏云烝者冬祭之名明去年十二月已烝但得常不書今正月復作烝故言亟通義云斯似事之不然烝祭法明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卜祭先近日不吉則仲冬之末可以承孟冬之末故以周正月烝也正月烝乃所謂亟耳主譏者在下不言春烝則夏烝之數不見故傳釋經兩烝統爲譏亟非再譏也知不然者果如孔義則春烝正爲得禮傳何爲譏之正月烝五月復烝傳於五月發譏亟之傳亦足以明矣何爲預於正月得禮之祭譏之傳自爲義也十二月又烝五月復烝皆爲亟祭故傳兩譏之祭甫行今正月烝常祭得禮故不見何必父設一卜不吉之法以遷就己說○注不異至之物○所薦至烝也○舊疏云烝者冬祭名今宜易名而猶言烝故說之按春夏既不及冬物眾多葢亟則黷黷則不敬注黷涜黷也疏注黷涜黷也○當時第取烝名與亟則黷文選注引國語賈注云黷媟也後漢書陳蕃傳注黷涜也太元元瑩吉凶交瀆注瀆泄也禮記表記云再三瀆注瀆之言

褻也廣雅釋言黷狎也禮記少儀毋瀆神注瀆謂數而不敬皆與渫黷義近又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數煩則黷之義也繁露祭義云尊天美意也敬宗廟大禮也聖人之所謹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注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故將祭宮室既修牆屋既繕百物既備序其禮樂具其百官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天八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疏注君子至敬享○祭義文云享猶祭也饗也君子緣生以事死故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享也○注故將至百官○亦是祭義文今祭義繕作設鄭注云脩設謂掃除及黝堊亦即繕義按作繕是也說文系部繕補也詩鄭風箋云繕之言善也左傳僖十五年注繕治也與脩義合彼文宮室既脩三語承孝子將祭文下下又云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備亦具也注百官助主人進之是也上答

子贛問亦有此二語注言祭事既備使百官既備使百官助己祭也○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鄭注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爲齊者思之熟也即致齊也故祭統云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注定者定其志義也又云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明祭必夫婦親之也舊疏云致齊者即鄭氏云致之言至致謂齊深也審也之屬是也○注夫婦至盛服○亦祭義文坊本禮記脫盛服二字禮記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又中庸云齊明盛服盛服者祭統云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之屬是也○注君牽至夫人○亦祭義文祭義酒作盎無親字鄭云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熊氏說同皇氏疑此奠盎在牽牲之時於事太早以奠盎爲洗牲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宜爲孔氏所駁也按鄭以爲繹祭者以有司徹記上大夫儐尸禮云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與此君獻尸夫人薦豆合大夫儐尸即天子諸侯大夫之繹祭故也按正祭君牽牲時夫人設盎尊至君制祭獻尸後夫人酌盎以獻尸亦無不可故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紘卿大夫從士執刃羞從夫人薦涪水君執鸞刀羞

齊夫人薦豆亦序執盎在牽牲後祭義祭統皆科舉君夫人之禮不必拘九獻之次故以爲正祭亦無妨何氏義當然也○注洞洞至失之○亦祭義文廣雅釋訓云洞洞屬屬敬也下又云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所以狀敬愼也即嚴威儼恪之義也○注濟濟至之也○亦祭義文彼云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是何鄭所見本之異鄭云勿勿猶勉勉慤愛之貌○注文王至至也○亦祭義文彼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孝子之至也爲注者語說苑修文云聖主將祭必絜齊精思若親之在方興未登惕惕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仿佛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歸皆取法則焉　疏則怠怠則忘注怠懈○疏祭義云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注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注怠懈○鄂本作怠懈釋文作怠解國語晉語喜亂必怠韋注怠懈也左傳文十五年云君弱不可以怠注怠懈也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注禮本下爲士制茲此也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辟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威四時物而思親也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裘葛者御寒暑之美服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疏)通義云言士者舉下以不祭於四者科舉其二而已按孟子滕文公篇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猶此意緬上其實士歲不過再○注禮本至士制○禮士鄭注周之初禮年未五十士服行士禮是士冠禮可士冠記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亦有士相見禮故儀禮漢書儒林傳謂之士禮知禮本皆爲士制其大夫以上蓋夏殷以後日趨於文節文遞加始得有天子諸侯諸等殺與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云徐以升謂下記云天子之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自天子之子以下凡入學者皆可以士名之見此經爲天下之通禮其說是也舊疏云即士喪禮士虞士相見之屬是也言此者欲道庶人無禮篇即曲禮上篇禮不下庶人鄭注云爲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義亦通於此○詩泉水云茲之永歎箋云茲此也書大誥卜陳惟若茲此也○注茲此此左傳隱元年云無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杜云茲此也○注四者至親也○禮記祭義云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鄭云合於天道因

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非其實之謂謂
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繁露祭義云宗廟上四時之
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又云奉四時所受於天者
而上之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
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又四祭云古者歲四祭故春
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
是也○注祭必至月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天子以下
至士祭以首時繁露四祭篇說祠礿嘗烝亦分屬正月四月
七月十月祭必夏之孟月也又祭義篇故君子未嘗不食新
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注裘
葛至美服○閩本監本毛本禦作御十行本鄂本作禦當據
收釋文作御玉篇衣部裘皮衣也說文艸部葛絺綌草也詩
葛覃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爲絺綌是裘葛爲衣之美者也故
詩詠熊羆是裘又云狐裘黃黃士冠陳設冬夏屨亦皮葛並
用焉○注士有至不祭○論語八佾篇文儀禮疏引鄭注云
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之心與不
祭同何氏謂士有公事不得與祭則不敢美其衣服下引論
語爲證其說不與鄭氏同故禮特牲饋食注云士賤職褻時
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賈疏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
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也若大夫以上尊時至
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
祭也然則士卑因公不及祭者多

故注舉士言之其實大夫亦有有公事不得及時祭時也孔
子之不與祭蓋兼爲士爲大夫時矣繁露祭義篇君子之祭
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亟尊故鬼享之
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
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
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
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
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亦思念親之至義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注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
不稱伯仲也〇禮士冠禮注引作家甫詩
疏注家采至仲
節南山序節
字周大夫也以家連父稱故
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
與此同故知此字亦大夫也
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
以爲平王時作此詩不宜作
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
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
大夫稱伯仲之字五十之字
莊元年榮叔是也中大夫稱
宮氏且字上四年宰渠伯糾
是也此家父中大夫例稱二十

之字而繫以采其與幽王時之家父非一人明矣通義云家且字父者配字之稱冠禮字辭曰伯某甫是也家父亦下大夫按孔本鄭氏爲說而以稱子者爲上大夫稱伯仲者爲中大夫故以此稱字者爲下大夫而以詩文證之則父子不應同字其采邑則其世守不嫌於同故知爲采地也穀梁范注亦以家爲氏

夏五月丁丑烝

何以書譏亟也注與上祀同爲亟也疏穀梁傳烝冬事也春敬也然則穀梁亦以正月烝爲十二月烝春夏又再烝故上傳云烝冬事也春與之志不時也何氏謂與上祀同爲亟蓋自冬至夏凡三烝也

秋伐邾婁

冬十月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汶血尤深

疏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叔孫僑如帥師入邾婁之罰也○注周之至象也○五行志又云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爲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夫人將殺其夫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取應皆與何殊○注是後至尤深○釋文汶古流字下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近也惡乎近乎闔也又十三年齊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即此注之汶血尤深也按彼傳亦云近也惡乎近近乎闔郎亦近闔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明二役皆危而龍門之戰尤甚故注舉爲雨雪之應所以爲兵象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疏注天子至二子○白虎通封公侯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

二子舊疏引春秋說云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
二十七大夫爲內宿部衞之列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
十官焉下應十二次上爲星下應山川也後
漢書注引漢含孳云三
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故三公
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
阜合爲帝佐以匡綱紀繁露官制象天云王者制官三公九
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禮記
昏義云是故王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北堂書鈔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
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
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
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
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
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
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者
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鄭駁
無攷然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
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尚書說與公羊家同也說
苑臣術云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何
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
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故參而有參焉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
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注宋者至稱爵○舊疏云

即祭公周公是也若然祭公周公官爵適等而僖九年公會
宰周公特加宰者彼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
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
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任故加宰仍非常稱
也按注云天子三公氏宋稱爵以別於上大夫稱五十字者
如南季之屬是也隱元年祭伯與此是否一人不可考彼稱
伯猶爲上大夫此蓋居三公職也孔氏廣森
何以不稱使注
謂上大夫稱子如劉子單子之屬非何義
據宰周公稱使疏注據宰至稱使○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
公來聘是也舊疏云稱宰者義與九年同
婚禮不稱主人注時王者有母也疏注時王者有母○隱二
年傳云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履繻來逆女同故注以爲有母也彼注云爲養廉遠恥故不
稱主人母不通故直以來書也左傳莊十八年云虢公晉侯
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亦不言王使曰虢晉鄭使之逆
明不稱主人也虢晉鄭皆同姓天子
與諸侯爲昏必使同姓國爲之主也
遂者何生事也注生猶
造也專事之辭疏書康王之誥序遂誥諸侯孔傳因事曰遂
事者因事起意其意相
也與此傳相兼其訓乃備○注生猶至之辭○文選注引劉

瓛曷義云自無而有曰生故有造義書大誥予造天役乾文言傳大人造也皆謂自無而有也玉篇生起也亦自無而有故有專事之義祭公之來本爲成婚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于紀來後適紀似若造事故曰遂

何注據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也疏注據待至夫也○十行本後作后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傳此非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歸至於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者是也引之者證大夫不敢專事遂有專事之義故據以難成使乎我也注以上來無事知遂成使于我疏通義云待我而後使事成孔疏云從周向紀不由魯國縱令因使過魯自當假道而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先見魯君然後向紀故祭公來受魯命往迎也凡昏姻皆賓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主令與夫家爲禮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爲主令與后家爲禮嫁女與人迎后則使魯爲主使魯遣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王后皆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於逆稱王后卑其得王之命后禮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于父母據父母之家爲文故於歸申父母之尊也○注以上至于我○言若有事或朝或聘當書如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之屬矣既言遂亦非如隱元年祭伯來之爲來奔矣故知爲遂成使於我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是往逆矣注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

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疏穀梁傳云其不言使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范云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其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便逆之不復反命義亦同○注婚禮至親迎○禮記昏義云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禮士昏禮歷記納采問名遣使者納吉納徵請期諸儀次記親迎是親迎後也昏禮自親迎以上皆遣人行之故莊二十二年穀梁傳公之親迎納幣非禮也親迎則親之故春秋有譏不親迎文○注時王至成禮○通義云用由也使魯爲媒可則由魯往逆不必返報明遂在魯不在祭公也不復成禮蓋六禮不備之謂○注疾王至譏之○繁露王道云祭公

來逆王后譏也禮也穀梁傳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春秋正辭云辭不異乎祭伯來則若非王命然也逆王后非王命則不可雖曰不稱主人主命也可以遂事乎按詩召南行露詩因六禮不備女子守義不往詩人善之此逆天子之母不能成禮使魯爲媒可即往迎其遂逆無禮故不書逆女而曰王后略謂不以禮稱之是也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駁從公羊此蓋兼譏王不親迎故謂其不重如匹也禮記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江氏永云不以禮聘故爲奔聘正妻而媵從之或買妾焉皆謂之奔是不以禮聘故與逆婦妾等也○注不言至外文○舊疏云外相如者例所不錄言如紀則外相如矣故曰辟有外文按若曰如紀似五年之齊侯鄭伯如紀矣

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疏舊疏云女在其國稱女者即隱二年紀履繻來逆女如齊逆女之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爲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謹案禮女未嫁而壻死女當改適唯王者妃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爲后設遭大故不得更許嫁可以此經決之按穀梁傳云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後漢桓懿獻梁皇后傳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亦取公穀爲義也春秋正辭云聖人之辭恭而有禮曰王后

其辭成矣以立諸夏之人紀也又云自父母言之尊爲王后猶曰吾季姜不以君臣之義奪人父子之親雖然王后無出道非若諸侯以下婦人有歸宗之義也成之曰王后王者無外則王后無出也是也按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禮記曲禮亦云天子之妃曰后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不加於父母疏上傳云其辭成矣明已成王后注明子至父母○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爲王后尊不加於父母知王者不臣也通典後漢獻帝皇后父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眾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大臣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正拜私朝或以爲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羊義疏十四

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
欲令公朝者完拜如眾臣於私宮后於如子禮不知四者何
正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
之父母也天子尚有於臣者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
履繻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于
見也女雖嫁爲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
此雖紀女成言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
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
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甯父
母宜從子禮郤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
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嫁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
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
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心二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
于紀者至尊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
尊已成矣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
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
朝太上皇家令讒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篲卻行
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
道甯爲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
也又殷融爲太常穆帝即位褚皇后臨朝稱制時議后父褚
哀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

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
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覿則嚴父爲允融議依鄭元衞將軍
哀在公庭則書臣敬太后歸甯之日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
典禮誠所未詳如新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
翼南仲謝尚議爲父尊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元議合情
理之中故穀梁家范甯亦云季姜桓王后書字者申父母之
尊亦取何氏爲說也按儀禮喪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
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推
傳之意似正體敵君者不得爲父母遂矣與此不合故鄭彼
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
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誤矣是鄭
同公羊駮禮傳也蓋君與嫡一體嫡既不得以尊降其父母
故君亦不得以尊臣其妻父母故禮疏引鉤命決云不京師
臣妻父母者親與其女共事先祖欲得其歡心是也京師

者何天子之居也注以季姜言歸疏注以季姜言歸○隱二
年傳曰婦人謂嫁曰歸
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
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故
季姜所歸故知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
爲天子所居

據土與諸侯分職而聽其政焉卽春秋所謂內治其國也書

季姜歸者明魯爲媒當有送迎之禮〔疏〕白虎通京師云京師

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以大衆言之明什倍諸侯法

日月之行經千里春秋傳曰京師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

之田方千里按詩文王云裸將于京傳京大也方言京大也

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京景聲義通故景亦訓大說文

帀部云師从帀从自自四帀衆意也易彖傳曰師衆也故書

堯典師錫帝曰五帝本紀作衆皆言于帝也獨斷云天子所都

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

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通義云王者天下所歸往故以

衆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獨斷云京師天子之圻內

千里象日月日月躔次千里禮記王制注亦云象日月之大

亦取晷同也詩商頌元鳥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注周城

千雉○見定十二年傳○注宮室至備具○宮室官府制度

廣大如周官六篇所記是也下十五年穀梁傳曰古者諸侯

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注所以至故焉○繁露諸侯

云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

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

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

召而問之也諸侯爲言猶諸侯也隱元年注云王者據土與

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是天子先治其境內而後及外侯所

謂自近始也○注卽春至國而外諸夏注內其國者

喻京師也舊疏云春秋據魯爲王故內魯若周公制禮內京

師然也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詔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

京師而後諸夏卽自近始之義也○注書季至之禮○穀梁

傳云爲之中者歸之也注中謂關與婚事卽魯爲媒矣王者

嫁女娶后必使同姓主之自宜有送迎之禮其實卽不爲媒

所經之國亦宜有之特由紀至周魯非其所經

書之於經故傳以爲成使於我使我爲媒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疏〕穀梁釋文射

諸侯來曰朝〔疏〕隱十一年滕侯卒傳云諸侯相薨〔麋信本作亦〕

弟子執而難之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注〕據臣子一例也隱十一年滕侯薨辭侯來朝是也彼傳亦云諸

言聘○僖元年傳云臣子一例故當言聘春秋有譏父老子

年傳云大夫來曰聘臣子一例故此〔疏〕注據臣至

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注〕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序經意依違之也小國無大夫所以書者重惡世子之不孝甚〔疏〕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

本元本同監本毛本曹上衍在字○注在齊至光也○襄九年冬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又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云云伐鄭是也通義云春秋爲其驕蹇處于諸侯之上抑言同圍齊是也傳設爲微詞者言二之心○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注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左傳二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盖未誓於天子者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以上卿禮焉杜注云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彼傳又云亭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彼疏引服注云古之爲亭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無喪而戚憂必讐焉今太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是亦以曹伯年老有疾也左疏又引膏肓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哀世救失之宜於義爲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須王命可也罷老避位致國天子天子以命聘可也攝上卿行聘亦可也罷老避位致國天子天子以命世子行朝亦可也安得曰廢王事曹伯在位世子行朝禮非一國二君無王無父而不知乎左氏此類亦非舊文是其行朝禮爲非禮也惟其有疾而猶使世子來朝故知其有尊厚魯之心○注傳見至之焉○下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五月葬曹桓公注云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是卒葬訃錄也世子位序諸侯之上明亦合譏而經文詳錄曹伯卒葬恩錄世子無譏詞故傳依違之言未知在齊在曹也○注小國至孝甚○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世子未即位與大夫同故決之通義云禮世子無外交曹伯有疾射姑當躬視藥膳而忍去左右偃然代行朝禮失君在不稱貳之義故責之以教後世之爲人子者按射姑來朝親奉父命原非大惡春秋因其可責而責之故書以惡其不孝以立爲人子之坊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疏〕正月無庚申厥爲二月之七日穀梁傳桓無王其曰

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注引徐乾云與夷見弒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按春秋詳內錄外諸夏之正卒不勝示法何氏所不取

夏五月葬曹桓公〈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疏〉舊疏云所傳聞之世未錄小國卒葬所聞之世乃始書卒月葬時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是也今卒日葬月者正以敬老重恩故也通義云曹與鄭俱同姓又同爵桓公始見卒日葬月明當從大國例也射姑不子已就其卒去日故於此不奪臣子辭因見本有父命攝朝不專讓射姑與按穀梁上九年傳云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蓋周禮所記以皮帛繼子男之禮謂是急趨王命如會同之事此朝聘鄰國可無汲汲故春秋於曹伯父子交譏之也春秋敬老者上四年書伯糾莊二十五年書女叔是也重恩者重其尊厚於魯之恩故推王恩詳錄其卒葬比於大國視他爲深也〈疏〉杜云桃巳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有一巳高可數仞即桃巳也名勝志桃巳在東阿縣安平鎮東十八里水經注濟水篇左合馬頰水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徑桃城東春秋公會衛侯于桃巳衛地也

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疏〉通義云據遇者不期也上爲經既書會作聚集之名詩言其言弗遇是未見之稱故執不知問其辭則不當言弗遇舊疏云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言弗遇者起公要之也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疏〉通義云以弗遇則未成爲會而言公會者致本意也猶本期會于桃巳衛侯背期不至蓋已與齊鄭同謀伐我故須釋之時未會而言會者致本意也猶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之實於下○注時實至之也○廣雅釋詁云要約也魯桓約衛侯爲會衛侯不肯是魯公皆爲成事之文於上見不成事之詞解詁箋云此非大惡反諱之者正以桓弒逆之人諸侯將誅之下來戰于郎盟于惡曹是也穀梁傳云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亦以二國志不相得而書弗者明魯公弗

遇託言衛侯不遇故云內辭所以殺恥也范云倡會者衛非穀梁亦無斯義○注弗者至拒深○周禮諸子職云司馬弗正注弗不也儀禮士喪禮又弗能及注云弗不也廣雅釋詁云弗古文弗爲不經傳多以弗即不然弗不實有輕重深淺之別弗有矯戾之義不則非否之即之辭耳言弗故公見拒深起矣○注傳言至諱文○十行本見要作要見校勘記云按上云桓公欲要見諸侯與此合傳則云公不見要也按此注申言傳義當同傳文作見要以經言弗遇是衛侯不遇之詞諱文不見傳言公不見要所以順經諱文明之也通義云會期辭也遇要辭也期而後遇衛侯之蓋公已至桃丘猶疑衛侯道滯未來復前迎之終不得見乃反故傳申之曰公不見要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疏於厭十二月書丙午月之二十八日春秋正辭云孰志乎爲是戰齊志乎鄭志乎春秋無義戰其不義必先者主之齊志也搆我於鄭者齊也衛與齊同志見之於胥命矣齊侯親曜人哉使百姓肝腦塗地而不恤不仁甚矣以爵稱之言不可在民上也播其惡於眾而後人之

郎者何吾近邑也注以言來也疏檀弓注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左傳檀弓注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左傳師及齊師戰于郎明郎地在郊也若然彼經亦當言來戰于郎但以所見之世諱恥尤深寇逼國都不可言戰故第舉伐而已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郎杜云高平方與縣東有郚郎亭去都已遠恐別一郎邑也○注以言來也○舊疏云凡言來者鄉內之詞今經言來故知近邑言來也而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是時在召陵而言來者據師道楚故得言來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此來戰于郎言來由內對諸夏之詞劉四夷之詞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注據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來公敗宋師不言戰龍門之戰不舉地也疏注據齊至地也○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地不言來也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同是偏戰不言戰也下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彼疏引春秋說文龍門之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彼疏引即此亦近不舉地也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注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不解戰者從下說可知疏校勘記云鄂本以下同疏本圍作國字圍唐石經而舊解以國爲圍按注云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

異此釋傳之近乎圍明雖非圍而實圍也通義云近幾也師迫都城幾幾乎圍故戰去及文言來以起之也俞云疏所據本葢作國字故云然其實當從何邵公本作圍隱五年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然則近乎圍者亦言其彊甚也若作近乎國則上文曰郎者何吾近邑也一言足以明之矣乃又曰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乎國也其詞不幾復乎葢吾近邑也之近以地之相去而言近也之近以事之相似而言兩近字文同而義異學者混而一之遂至譌圍字爲國字矣孔氏廣森作通義反從疏本作國恐後學疑誤故詳辨之按作圍解則無地不可圍但言近乎圍不見郎地近乎國也若作國近是近宜如舊疏讀如附近之近言郎爲都城則必圍下增都城始明不如作國於近字尤合注中圍字亦國之誤後人據誤本正文改之也○注地而至可知○注云明近都城雖非都城與都城同故云與國無異所以解近義也戰義具於下傳此故無庸預說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據十三年師敗績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疏通義云以丙午日是偏戰例也○注據十至敗績○即下十三年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也○注偏一至相詐○左傳閔二年云衣身之偏杜云偏半也呂覽士容篇則室偏無光高注偏半也國語晉語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

韋注偏偏有一也荀子不苟云偏傷之也楊注偏謂見其一隅也皆一面之義也各居一面兩不相詐故爲偏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葢詐則不結日不定地出其不傷害意尤多故春秋惡之也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勠力拒之疏穀梁傳云言戰則敗也范云兩敵故言戰春秋不以外敵內書戰則敗與公羊義同通義云內勝不言戰則言戰者內敗明矣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征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春秋託王於魯故設戰文言戰則己敗文穀梁傳隱十年云內不言戰是也內不言師敗績而莊九年書我師敗績者彼傳云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讐也注復讐以死敗爲榮故錄之是彼以敗爲榮故不諱也○注魯不至拒之○十行本闕本監本毛本勠作戮非依鄂本正校勘記云釋文勠力字多作勠十二年疏引此注亦作勠穀梁微異然公羊及者爲內諱也取義微異亦謂諱敗爲戰則即兼穀梁義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終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

公羊義疏十五

桓十一年
盡十四年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

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懼

危錄之〔疏〕杜云惡曹地闕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惡曹蓋烏巢之異文在今衛輝府延津縣東南○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微者注文則此別爲微者莊氏正辭以此之人卽上之齊侯等親身春秋貶而稱人者非公羊義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疏〕五月無癸未四月之七日爲癸未不日於傳例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合若卒在五月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秋七月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辭不得與殺大夫同例疏注莊公至同例○成十年丙午趙同等又僖九年晉侯佹諸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去葬以起義申生趙同等皆以無罪見殺故沒去葬文今段本有罪合誅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夫同故不去葬也范云莊公殺親賊之用何氏義也通義云鄭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賊之而已與朔爲王命所廢莊衛惠皆犯王命但天子於鄭伐之者異故惠公不書葬莊公書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疏大事表云杜注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高氏曰人但知長垣近衛鄭不能有因不取杜說而括地志逆以管城之祭爲祭仲邑或又疑爲周祭伯之采地鄭并之以封祭仲非也祭伯祭仲同見於隱元年至莊二十三年尚有祭叔來聘鄭安得取以封仲乎列國錯壤甚多祭仲省留取道於宋而被執則留亦錯入宋境矣長垣之旁有滑鄭衛同爭之然則長垣固亦鄭衛相接之地耳今長垣縣屬北直大名府南至開封府蘭陽縣九十里祭仲者何鄭相也注不言大夫者欲見持國重疏唐石經作鄭之相也

鄂本以下俱無之字校勘記云嚴氏杰云大司徒疏引亦無之字荀子大略云天子三卿諸侯一相其實諸侯皆三卿有命於天子命於其君之異鄭伯爵小國宜一卿命於天子與○注不言至國重○通義云相助也謂三卿之長助君持國重者何以不名賢也疏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劉光伯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本非行人棟案五年傳云祭仲足爲左拒此年傳云祭封人仲足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定名確然無疑杜於五年傳云祭足即祭仲之字是專欲違舊注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又云左氏無貶仲之文仲爲宋所脅雖死無益於忽公羊以爲行權釋例斥其挾僞以纂其君過矣按杜云祭氏仲名古人孟仲叔季皆字故莊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使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亦叔爲字杜反以何賢乎祭仲足爲字以仲爲名僞莫甚焉范亦爲杜說所誤○身執君出事注據身執君出不能防難疏注據身至防難○身執君出事在下左氏家杜預等以爲祭仲被宋脅以逐君罪之正即何氏所據以難之義故於下釋之以爲知權也注權者稱也所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不引度量者取

其平實以無私〇疏〇後漢書賈逵傳云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謂此〇注權者至輕重〇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注權銓衡也楚辭惜誓云同權概而就衡王注權衡皆稱也考工記栗氏職不耗然後權之注權謂稱分之也淮南時則訓冬爲權權者所以權萬物也荀子正名云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楊注權者稱之權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律厤志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忖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公羊問答云問前此有言權字否曰易巽以行權荀爽九家易解巽彖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改教進退擇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據此則權字不始於春秋廣雅釋器云錘謂之平權衡高注秤衡也稱即秤也韋昭注國語云銓稱也是也〇注喻祭至君輕〇孟子盡心下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趙注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〇注君子至賢也〇此公羊精義也逐君罪重存國功尤重以存國之功除逐君之罪所以爲別輕重也爲有據身執君出不能防難責仲者故決

之〇注不引至無私〇考工記弓人云角與幹權注權平也禮記王制云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注權平也說文金部銓衡也是銓衡即稱衡權爲錘衡之輕重視乎錘之進退而所以銓衡輕重全視乎錘故何氏以平實無私明之漢書律厤志云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是也度量者律厤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度量亦無私輕重事理於權義宜故取諸權其衡平錘實故也**其爲知權奈何**

古者鄭國處于留〇疏〇周禮疏引鄭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京兆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遷東周圻內國在虢鄶之閒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之事乎武氏億云鄭之說果信以爲在陳留之東而使如所引傳之則其地與虢鄶相去幾千里宋呂留屬彭城謂此足以實之固宜其有足疑者然以余攷之殆非也漢地志孟注留鄭邑

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左氏襄三十年伯有死於羊肆既而葬諸斗城桓十五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之留卽在此後遷鄭而留乃僻於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蜂歷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拏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蓋虢鄶二君憎於欲而窮於利貪鄭伯區區之餌以奉其拏而居之必先在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東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以是推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於留亦其拏先寄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實與宋接壤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留塗出於宋爲宋所執亦勢所必至也尚何疑乎莊逮祖云列女傳以大車之詩爲息君夫人所作本魯韓詩說鄭與息接壤息無風此詩及邱中有麻三家蓋在鄭風按留子嗟父子卽周王宮大夫治留邑者亦古者鄭國處留之證而毛詩序以爲周莊王時或亦劉歆等點竄古文家言以惑學者留在莊王時已爲宋鄭閒地矣公羊古義云桓公寄拏與賄於虢鄶及十邑幽王之亂西京不守當有處留之事其後滅虢鄶十邑而居新鄭則以留爲邊鄙當在武公之時故云古者鄭國又云先鄭伯公羊之言正與外傳合鄭氏不攷而驟非之過矣讀書叢錄云惠棟古義云左傳侵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

故曰陳留鄭康成發墨守謂在陳宋之東非是阮氏元鐘鼎款識有留君簋二器說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周人有留子嗟留子國後爲劉康公劉文公食采此留君是圻內諸侯招其名也按鄭伯所處之留近宋之地其劉康公文公所食之采應在東周圻內與詩之留當是陳留近宋之地其劉康公文公是指東周圻內之留蓋大夫於其私邑亦稱君也 **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疏〕校勘記云鄶唐石經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鄶誤鄶按釋文鄶古外反此于亟上于留皆當作於下同檜詩譜云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鄶者處其地焉楚世家吳回生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詩疏引世本云會人卽檜之祖也又引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檜吳回後也吳回復居黎職故鄭氏詩譜本黎而言也公羊古義云鄶公者鄶仲也夫人者叔妘也周語富辰曰鄶之亡也由叔妘注云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鄶夫人鄭語史伯曰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無不克矣寄帑與賄故得通乎夫人以取其國又鄭氏詩譜云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則善於鄶公者桓公事也昭十六年左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藋藜藿而共處之當卽寄帑時事水經洧水篇又東過鄭縣南鄶水從西

來注之鄭注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鄶
克之乃居鄭父之匠名之曰鄭是曰桓公以克鄶爲鄭桓公
事與鄭語異○而遷鄭焉注遷鄭都于鄶也○疏注遷鄭都于鄶○詩
檜譜云檜者古高辛
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
溱洧之閒祝融之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其國北鄰
于虢鄶之閒爲鄶子
按漢書地理志河南滎陽縣應劭曰故虢國也虢在今滎陽
杜預曰檜城在密縣東北鄭居鄶城故得有溱洧鄭語所謂
圭若醜而食溱洧是也鄭亦兼有虎牢漢地志河南有成皐
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是制
本虢邑後并爲鄭有新鄭與滎陽密縣接壤知皆虢鄶舊封
矣故詩疏引服虔云鄭東鄭古鄶國之地然鄭雖處其地不
居其都此云遷鄭都於鄶地耳非必於鄶都
也故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鄶城之下詩
疏引服注鄶城古鄶國之墟杜注鄶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
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矣若然鄶譜謂在祝融之
墟而左傳昭十七年云鄭祝融之墟杜注鄶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
本祝融舊墟鄭因其境內之鄶祝融之墟者蓋二都相去不遠鄶
也鄭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
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
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

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
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
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
唯是可以少固詩譜云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
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卒取虢鄶之地右洛
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而史記鄭世家
云桓公曰善卒言於王遷其民於洛東而虢鄶果獻十邑者
蓋史記以史伯爲桓公謀遂以桓公自取十邑不知桓非及
身而得史公附會爲此說耳大事表云桓公初定虢檜地爲
新鄭此爲東虢文王弟虢叔所封杜注滎陽縣在今河南開
封府汜水縣東十里并滎陽
封左傳有檜城管城檜城在今許州府密縣東北五十里管
城在開封府鄭州北二里是也詩疏引鄭發墨守云桓公國
在宗周圻內武公遷居東周
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武公隨而東遷其初封當亦在東周圻
內及并十邑地及圻外鬱成大國故詩緇衣傳云諸侯入爲
天子卿士也詩古義云王符潛夫論會在河伊之閒其君驕
貪嗇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
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
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按節信此言蓋本周書史記此
高辛時有鄶之君非外傳鄶仲也是以汲郡古文云高辛十
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左史潛夫所云重氏伐之鄶君以

亡是也世本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嬇生子六人四曰求言是爲鄶人鄶人者鄭是陸終在高辛之後或因有鄶之墟而封之後爲鄭武公所滅也王符之說失之**而野留**注野鄶也傳本上事者解宋所以得執祭仲因以爲戒疏注野鄶也○周禮大司徒職凡造都鄶鄭注鄶所居也引春秋傳曰與注合遷鄭焉上無而字與何本異彼疏云野鄶不同者鄭所見傳異也武氏億經讀考異云此凡兩讀何氏以焉字絕句而野留另爲句周禮大司徒注引遷鄭焉而鄶留又以遷鄭焉屬下讀爲句太宰疏引此文與鄭氏同按呂覽遇合篇爲野音而反善之高注野鄶也說文里部野郊外也詩魯頌駉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周禮縣士職掌野注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野是廣遠之稱鄶亦有遠義左傳僖三十一年云越國以鄙遠是也廣韻鄶邊鄙也左傳隱元年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杜云鄙鄙邊邑淮南子詮言訓夫始于都者常大于鄙鄙與都對言都爲國君所居鄶爲國之邊界也鄭遷都于鄶地故以留爲邊邑焉通義云留周東都圻內地名詩云彼留之子是也先鄭伯武公也武公之父桓公周宣王母弟始受封於鄭本在西京桓公用史伯之計寄帑與賄於郭叔鄶仲之國鄶仲怠侈貪冒取同姓女叔妘爲夫人武公因緣寄孥故得通焉國語言鄶之亡由叔妘是也大戎之亂鄭失其地平王東遷武公爲卿士益始食采于留其後既克鄶鄶并取鄢蔽等八邑乃建國焉謂之新鄭而鄶留其言以爲下都也都所居曰鄶按孔氏亦誤以留爲詩之留彼留宜在圻內此留近宋之地當以漢書注孟康說爲是○注傳本至爲戒○傳意鄭不通鄶夫人取其國而遷都則留爲所都祭仲不得被執則不致成突忽之篡亂故著以爲戒**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注宋人宋莊公○左傳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史記宋世家莊公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又鄭世家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謂之曰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是宋人宋莊公也**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注突宋外甥○鄭世家初爲卿公使取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杜云以女妻人曰女是爲宋雍氏黃帝之孫姞姓之後爲宋大夫之子曰甥其實宋外甥也左傳莊六年注姊妹世家又云不立突將死是爲我出忽立突事焉**鄭**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注祭仲死而忽旋爲突所驅逐而出

奔經不書忽奔見微弱甚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
本弒君而立非能爲突將以爲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
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故深慮其大者也〔疏〕注祭仲至弱
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傅櫟者何鄭
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
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
亡則亡矣注言忽微弱甚於鴻毛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
錄忽爲突逐在後注此言之者見忽之不能自立祭仲不從
其言必爲宋殺宋納突出忽即可因之滅鄭故下注云守死
不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是君必死國必
亡也○注是時至者也〔疏〕注祭仲至弱○下十五
公而求賂焉鄭世家亦執突以求賂焉是其將
爲賂動也慮其大者國重君輕以存國爲大也**從其言則君**
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疏〕通義云祭仲存則不
之〔注〕宋當從突求賂鄭守正不與則突外乖於宋內不行於
臣下遂假緩之〔疏〕通義云遂遠也按說文辵部遂遠也楚詞
九歎云山修遠其遼遼兮注遠貌緩之謂

寬之時日以遠緩之也注云遂緩之者假與遲通楊子法
言假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注假作遲是也遲亦有遠義也
○注宋當至臣下○下十
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
惟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爲
可知內不行於臣下者世
行於臣下事也**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疏〕經義述聞云突可以此之故
出之也解忽可故反云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氏異
軒公羊通義云故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伺突之隙則突依舊
可出而忽依舊可反引之謹案以此之故不得但言故疏說
非也如故亦不得但言故且忽前此無反國之事何依舊之
有孔說亦非也今案故讀爲固固者必也襄二十七年我卽
死女能固納公乎泰策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並云固必也
突可固出而忽可固反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
古字故與固通按王說是也禮記哀公問云固民是盡鄭注
固猶故也是固故通上五年左傳固將先奔言必將先
奔也呂氏春秋任數篇其說固不行言其說必不行也**是不**
可得則病〔注〕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己病逐君之罪
〔疏〕經義述聞云疏曰言已終能出突而反忽則爲權之成若
不能如是乃爲其病矣謹案注疏所說非傳義也是不可

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則以爲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然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出君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然後言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若突賢能守國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名故爲病也然後有鄭國注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於國之亡疏舊疏云言突有賢才己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討之令忽有國雖貴功力猶愈於國之亡也按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語對上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立說何意從其言出忽立突先病逐君之罪後復討忽突雖遂緩能保有鄭國不然則亡故雖被惡名猶愈於國之亡所以爲行權能得輕重之宜也穀梁范序駁公羊謂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盬本毛本作稱誤依鄂本正疏亦云猶愈至之亡○猶閩本監本毛本作稱誤依鄂本正疏亦云猶愈於國之亡也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伊尹也湯孫大甲驕蹇亂德諸侯有叛志伊尹放之桐宮令自思過

三年而復成湯之道前雖有逐君之負後有安天下之功猶祭仲逐君存鄭之權是也疏繁露竹林云夫去位而避兄弟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獲虜逃遁者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舊疏引長義云若令臣子得行則閉君臣之道啟篡弒之路解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甯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按孟子離婁篇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事有緩急理有重輕君臣之義人之大紀國之存亡宗社所繫去緩就急舍輕全重所以爲權也○注古人至是也○釋文大音泰閩本監本毛本改太甲非後各本作后依鄂本正舊疏云出書序按史記殷本紀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嫡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遂作太甲訓三篇孟子萬章篇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

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者又盡心篇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言古人之能行祭仲之權者伊尹伊尹廢君犯不韙之名幸以存殷與祭仲之逐君存鄭其行權正相類也

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疏〉孟子離婁篇趙注權者反經而善者也卽董子所謂前枉後義謂之中權是也後漢書馮衍傳注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論語子罕篇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按可與立經也可與權則反於經而有善也通義云其始爲之若反乎常道鄭忽出奔衛是也觀其後乃有善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云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正本夫子偏反喻權之義且亦非漢儒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反經之語實始於此其後相習成說著爲師傳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反經者也北周書宇文護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六季儒說相仍不改又云淮南子曰溺則捽父祝則名若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

未可與權夫惟以捽父名君爲非常之事故惟於溺與祝時一偶施之也按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正以列女傳云許穆夫人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于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亡且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是其事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注〉設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疏〉注設施至得施○說文言部設施陳也禮記祭統云施于烝彝鼎注施猶著也杜云舍置也釋文音捨如置仁之屬有死無二不得藉權自飾下傳云行權有道是也繁露玉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注〉身蒙逐君之惡以存鄭是也〈疏〉注身蒙至是也○鹽鐵論論儒云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蒙逐君惡名是其自貶損也不害人以行權〈注〉己納突不害忽是也〈疏〉注己納至是也○里克納惠公弒奚齊卓

子甯喜納獻公猶其君
剽之屬皆害人者也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
也〈注〉祭仲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生者乃所以生忽存鄭非
苟殺忽以自生亡鄭以自存反覆道此者皆所以解土死亡
不施於己宋不稱公者貶鄭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祭仲
不稱行人者時不銜君命出使但往省留耳執例時此月者
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疏〉注祭仲至於己○漢書鄒陽傳
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
後漢書馮衍傳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
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
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
位美於春秋葢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眾意
保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葢祭仲死則徒死無救於忽與鄭苟
免求生乃能生忽存鄭非徒殺人自生亡人自存者比也包
氏慎言云祭仲之事公羊言之矣曰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
設行權有道自既損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
不爲也祭仲省留爲宋人所執非有辱國之罪仲不宜死宋

執仲而脅仲以廢立仲宜效死然宋大於鄭忽又弱主內無
所倚仲死而無解於鄭之亡無救於忽之死故甯蒙不韙之
名順宋而挈突以歸突歸忽出而忽猶可以生突挈於仲仲
能立之亦能廢之則忽可以故反忽之得歸而反正仲之智
爲之也子捽父髮當誅父溺而子捽其髮俄頃之變存亡繫
焉避誅而陷父於死非孝子也仲之出忽子捽父髮之說也君
子無誅焉仲無足取而其機變之深能使天日再明足以爲
凡世處危急者法後世遇祭仲之變者能如祭仲之所爲則
生不能如祭仲之所爲則死聖人豈輕以許人哉身之存亡
不足繫君國之存亡而偷生以從逆者祭仲之罪人也蜀漢
姜維有祭仲之志事幾成而敗君子悲焉通義云權之所設
良以事有歧趨道或兩窒利害貿於審處輕重貴其稱量是
故身與義權則義重義與君權則君重君與國權則國重古
之人謀其君不私其身況私其名乎昔周公貳展踐阼蹈僞
上之嫌殺管叔蔡叔近滅親之過卒使沖人成德王室底定
詩人美之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孫之言巽也易所謂巽以
行權也然而嫂不溺不援君不危社稷則不變置是以反覆
申明行權之匪易均之事也施於君死國亡則爲權施於生
已存已則爲私亦視其心而已後世有藉權之名濟其變詐
者俗儒欲以此傳執其咎可乎夫君子之行權雖若反經然
要其後必有善存焉若仲者未能善其後者也詩曰采葑采
菲無以下體春秋之於祭仲取其詭詞從宋以生忽存鄭爲

近於知權耳仲後逡巡畏難不終其志經於忽之弒子亹子儀之立一切沒而不書所以醅順其文成仲之權使可爲後法故假祭仲以見行權之道猶齊襄公未必非利紀也而假以立復讐之準所謂春秋非記事之書明義之書也苟明其義其事可略也俗儒責仲當守死不聽仲既被執終無能爲仲死而突故入忽故亡匹夫之諒何所取之外大夫例恆書名獨祭仲書字灼然見賢必不信傳將不信經乎仲唯得於本事不名季友沒仍稱字又可以明仲一時之權固未若季子之盡善矣伯莒之戰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下吳入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由是言之一簡之中隨宜褒貶仲時所行暫得合權接其後事仍自無取正猶不保其往不與其退苟達於此了無閡義按孔包所論中明剴切傳之所以反覆道此者益見其義死亡不施於己非徒然也○注宋不至執也○十行本立作之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依鄂本正德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不稱爵故知非伯討脅立篡當誅故也舊疏云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爵是也穀梁傳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注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注祭仲至留耳○舊疏云決定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之屬稱行人也○注執例至出奔○卽祁犁書秋是也此書月故解之

突歸于鄭

突何以名〔注〕據忽復歸于鄭俱祭仲所納繫國稱世子不但名也〔疏〕注據忽至名也○下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 **挈乎祭仲也**〔注〕挈猶提挈也突當國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挈而納之故上繫於祭仲不繫國者使與外納同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除忽害而立之者忽內未能懷保其民外未能結歡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強乘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遼緩之〔疏〕注挈猶提挈也○墨子經說云挈有力也引無力也釋名釋姿容云挈結也結束之速持之也持跱也跱也禮記王制云班白者不提挈漢書張耳陳餘傳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說文手部挈縣持也廣韻挈提也提挈也挈多連文爲訓突之入不入惟祭仲所提挈也○注突當至祭仲○當閩本監本毛本作常依鄂本正通義云蒙上鄭祭仲義不復繫鄭以見突爲仲所挈引得歸也突當國當如衞州吁齊無知稱鄭突○注不繫至同也○舊疏云言與外納同者卽繫祭仲言于鄭是

也言似僖二十五年楚人納捷菑于邾之屬是也○鄫本作助少遼緩之猶上仲從宋人出忽立突意也小白言入○卽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是也順祭仲也〈注〉順其計策與使行權故使無惡〈疏〉注順其至無惡○下十五年傳例云歸者出入無惡突以庶篡適宜書入經言歸與無惡同故解之繁露王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皆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爲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穀梁傳曰歸易詞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亦卽公羊挈乎祭仲之義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注〉據宋子既葬稱子〈疏〉注據宋至稱子○僖九年三月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已下子葵巳是宋公稱子在未葬前此云既葬誤也彼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非居尸柩之前故不名也然則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宋公出會諸侯并尸柩前故從既葬之稱稱子此鄭忽正既葬後宜稱子故據難之

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注〉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爽狄進爵稱子是也忽稱子則與春秋改伯從子辭同於成君無所貶損故名也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此非罪貶也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不離子行也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爲承衰亂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從子者制由中也〈疏〉注春秋至從子○此道春秋制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

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
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
人故三等也又云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
作新王之事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史記三王世家云昔
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說苑修文云
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
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然則春秋當新王故以殷變周也
又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
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君子知周亡也按春秋繼周
一質一文故改周文從殷質論語爲政篇所謂其或繼周者
是也春秋三等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爲一等鄭本伯爵稱
子與伯無異辭無所貶故稱名示異宋衛公侯故稱子示降
也○注夷狄至是也○文十三年楚子使椒來聘襄二十九
年吳子使札來聘是也春秋從殷改周殷夷狄之君亦稱伯
書序云巢伯來朝傳伯爵也南方遠國知殷之稱伯與春秋
書子一也禮記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注謂九州之外長也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春秋備
七等以進退至字不若子而止所見之世夷狄始進爵稱子
故也○注忽稱至名也○閻本監本毛本春秋作諸侯依鄂
本正緣鄭爵本伯忽降稱子與稱爵無異故降而稱名貶於
戒君所以別嫌也通義云本所以公侯在喪稱子者緣孝子
之心不忍當君位示自貶損從小國辭也鄭伯爵乃與子男

爲一等若亦改稱子未見貶損之義且今滕莒邾婁等國亦
在喪稱子反嫌是爵故更降之同於附庸君稱名此爲未踰
年之弒皆已隔年自不嫌爲在喪稱名云爾按公之卒莒子密州
之弒皆已隔年自不嫌爲在喪稱名亦爾子于者
人君在喪之稱稱名亦然未必於從小國辭王在喪稱小童
可證○注名者至義也○白虎通爵篇云父在稱世子何繫
於君也踰年稱公沒稱子某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
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莊三十二年
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名者順鄭忽稱名在葬鄭莊公
以君前臣名也此注云既葬名者卽鄭忽稱名在葬鄭莊公
後爲說謂君薨有降稱之義故既葬稱子注引宋子
既葬稱子同彼宋公實未葬也曲禮疏凡諸侯在喪之稱公
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
皆是君薨稱子某也既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
卒是也踰年稱君則僖十年里克弒其君卓文公元年公卽
位是踰年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文九年傳諸侯於
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蔡世子有其
時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者何云稱世子者不與楚之滅
蔡舍爲君成商人之弒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先
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先君既葬而尙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詞無所

貶何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王事相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而稱爵皆譏耳成四年鄭伯髡許是也此皆公羊之義也○注此非至行也○君子不奪人之親禮記曾子問文春秋書名多在貶絕科上六年傳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外淫也下十六年傳衞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彼皆以罪貶此與彼異故解之君薨有降稱名之義故使不離子行也○注王者至質也○舊疏云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者已下至反之於質皆出於樂說文禮記表記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則惠而不恥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而遠之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鄭注敝謂政教衰失之時也政教有衰失故改質文以救之惟夏文殷質周文殷當親親周與夏當尊尊尊也白虎通三教云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蔽欲民反正道也又三正篇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承衰救蔽欲民反正道也又三正篇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文選注引元命包云

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又禮記疏引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故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故救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史記高祖本紀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則復始漢書董仲舒傳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白虎通又云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若敬殷人之王教以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而復始窮則反本鹽鐵論錯幣云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救其弊則可觀也說苑修文云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故殷人之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故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是皆爲承衰救亂救人之失也三代所尚忠敬文爲三教皆不外乎質文質文之道本乎天地施之於人不外尊親而已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陰尊尊而多仁樸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親親而多義

節又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是則天道親親而質省地道尊尊而文煩義也禮記表記又云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親而不尊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故多仁樸其失親親而不尊多義節其失尊尊而不親也亦卽周而復始窮則反本義也○注質家至行也○舊疏云皆春秋說文白虎通爵篇云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故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禮記疏引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法三光宋注五精是其總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己辛癸漢書王莽傳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又袁盎傳殷道質質者法天周道文文者法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文者法地春秋三等定爵也莽傳謂無其文者春秋爲後世制法故第有其說也○注合三至中也○禮記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五十里也按鄭意以諸侯合伯子男爲一皆稱伯異圻內之君謂之子白虎通爵篇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

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或曰或從子貫中也以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嫌爲改伯從子故名之也白虎通前一說鄭氏所本也圻內諸侯雖稱子以王制校之若爲三公當受百里之封若爲卿當受七十里之封若爲大夫當受五十里之封與夏之圻內諸侯皆五十里者不同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圻〔疏〕杜云圻地闕釋文圻一本作析唐石經作圻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俠卒也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盟不日者未命大夫盟會用兵上不及大夫下重於土罰疑從輕故責之略蔡稱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故貶

在字例〔疏〕注以俠卒也○隱九年春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與此書柔同穀梁傳亦云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輒發至貶也○隱二年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也曷爲貶疾始滅也又四年傳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弒公也此柔不書氏嫌與無駭翬同貶故復發傳也然則內大夫

不書氏有二一則未命大夫此及俠是也一則貶不書氏無駭公子翬是也其僑如遂豹等之不書氏當文各自有解也○注所以至夫也○隱九年俠卒注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明隱公有恩禮於大夫也此不書柔卒故爲薄桓公不與恩禮也柔卒不見何以責桓公者蓋何氏別有所見柔卒桓世故云然○注盟不至之略○隱元年注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小信月大信時明年伐宋是不信而不日故解之通義云明年背盟伐宋而此盟不日者爲下公親爲穀巳之盟責不信在公不在柔也意柔非命大夫故責之略也舊疏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下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其違信矣不日者正以未命大夫故責之略也罰疑從輕者新語連語云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子又大政云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詠也故不肖得改也僞古文大禹謨云罪疑惟輕柔非執政大夫背盟與否恐未能主罰之應否亦在可疑故從輕以略其責也○注蔡稱至字例○監本閩本毛本作蔡下有侯字鄂本無舊疏標起訖亦作蔡稱至字例無侯字是也包氏愼言云失爵稱字謂絕奪其爵也陳佗事見上六年傳所謂淫於蔡是也不能防正貶爵爲字莊十年云宇不若子卽字不若爵意也

公會宋公于夫童〔疏〕左氏作夫鍾穀梁同杜云夫鍾郝地穀梁麋氏本作夫童音鐘水經淇水篇無棣溝又東南逕高成縣南與枝瀆合瀆上承無棣溝南逕樂陵郡西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千鍾徐廣曰一作重索隱曰漢表作重侯在平原地理志有重丘釋文夫童下音鍾沈氏欽韓云今兗州府汶上縣有夫鍾里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疏〕杜云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一統志闕城在兗州府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有南旺湖湖中有闕亭其地高阜六七卽魯先公葬處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闕卽此水經注濟水篇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渚又北逕闕鄉城西春秋公會宋公于闕郡國志曰東平陸有闕亭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毆蛇〔疏〕左氏紀侯作杞侯毆蛇作曲池杜云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大事表在今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縣有曲水池亭春秋公會杞侯莒子於曲池續漢志注地道記臨淄縣西南門曰曲門其側有池非也一統志嶧河在兗州府曲

阜縣東北五十里源出九龍山東南流入洙水其谿澗險隘
即此曲池也今其水常流不絕顧氏炎武唐韻正云燭曲平
聲則音區春秋桓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
毆蛇汲冢書作區蛇上聲則巨羽反去聲則巨具反五臣注
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云曲音區句反按毆从區聲古區
曲同部字得相叚借蛇从它聲池从也聲亦同部相叚借也
故周禮職方氏職其川虖池釋文池徒多反禮記禮器云必
先有事于惡池釋文池大河反皆讀如它說文它部它虫也
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又
出蛇字云或从虫是蛇即它也故音託何反六月書壬寅七
月書丁亥據厥壬寅爲五月之二日丁亥爲八月之十八日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疏〕杜云燕人南燕大夫
隱五年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杜云南燕國今東郡燕縣南
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姞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
不知其君號謚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按燕有二一爲
北燕召公奭後姬姓一爲南燕地理志有南燕在今衛輝府
延津縣地莊十六年燕與衛伐周出惠王史記燕世家記爲
北燕事燕仲父爲北燕君索隱曰譙周云据左氏燕與衛伐
周惠王乃是南燕姞姓而系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
燕是姞姓今檢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齊伐

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
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爲南
燕伯爲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姞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
明稱南燕以爲南燕者杜氏之說此燕人亦未詳爲何燕考
昭十二年云北燕伯欵出奔齊彼既明云北燕則此單言燕
者或南燕與穀巨杜云宋地大事表云左傳云句瀆之丘杜
注卽穀巨也方輿紀要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五里
按穀卽句瀆之合聲也漢書地理志濟陰郡句陽下云應劭
曰左氏傳句瀆之丘也紀要又云穀巨在歸德府商丘縣南
四十里桓十二盟于穀巨是也寰宇記穀丘在宋州穀熟縣
南二十里按商丘之穀巨與在曹縣者自爲二地魯宋燕所
盟似在曹州府界爲宜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注〕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
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疏〕八月書壬辰月之二十三日
杞世家云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
曰杵曰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
也利公立五年卒與此不合左傳以厲公卽躍與史記乖田
完世家又云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

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均以厲公卽位而田完世家又無躍一代此注以躍卽位子又與左傳二世家不合今以何氏爲主正若係桓公子至葬也○通義云凡外卒葬皆由春秋錄之其或不卒不葬亦由春秋削之俗儒但云魯往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是魯史也非聖經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諸侯之葬當講論於王故不曰某國葬某公而曰葬某公以王命葬之之詞也王道熄矣春秋乃以文王之法臨之而託其義通義又云躍陳厲公也蓋以誅佗立躍本與殺州吁立晉同義緣從託始省文躍篡未明故不書葬以晉侯黑臀例之可見也知不然者以躍爲陳厲公本左氏說非公羊義陳佗見殺于蔡與衞人殺州吁不同晉夷皡見弒於趙盾黑臀立不討賊與聞於弒可知故削其葬以見義躍爲佗子亦不得責之以篡陳力不能討蔡在春秋原情之列亦不得責躍以不討賊蓋陳佗外淫當絕躍當從誅君之子不立之義故去其葬以明佗之當在誅絕科也

公會宋公于鄛疏〉二傳鄛作虛杜云虛宋地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虛古多訓空以其有空音也鄛與空音之通轉猶垂隴之作垂歟也按鄛與空古音通是也虛有空音未詳大事表云疑在睢州境一統志衞輝府延津縣東南有故虛城接蘇代云決宿胥之口則魏無虛頓丘頓丘爲今濬縣地則謂在睢州境者亦通魯會宋公在宋境爲宜穀梁注虛鄛地未知所據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疏〉杜云龜宋地大事表云疑在睢州境宋本作龜毛本作龜皆誤當作龜按魯有龜山在泰山郡蒙陰縣境所謂龜陰之田是也或宋公來會魯地與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疏〉十一月丙戌十月之十八日也杜云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大事表云水經注濟陽縣故城武父城也今在直隸大名府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封府蘭陽縣接界一統志武父城在大名府東明縣西南

丙戌衞侯晉卒注〉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疏〉注不蒙至明同○通義云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蓋同日兩事先盟後卒既嫌日不相蒙先卒後盟盟例本有不日又無以決丙戌爲盟日必欲著丙戌爲盟日者春秋獨晉書立嫌爲大惡不當日也鄛子玃且卒不再日者接春秋篡不明著有弗克納文則玃且正當立已明故無嫌按春秋篡不明者卒去日億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襄十八年冬十月曹

伯負芻卒于師是也若其篡已明則不去日此衞侯晉於隱四年書衞人立晉其篡已明若不重書丙戌則嫌在不日之例是異於篡矣故復書日以明之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皆書日以齊小白鄭突皆有入文其篡亦明故也言獨者舊疏云鄭突齊小白皆立有入文不言立故言獨是也篡君所以去日者示略也其矱且之卒范荅薄氏云異於日食之下可知日是也見楊疏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注〕時宋主名不出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郎同義〔疏〕穀梁傳曰非也注非責彼疏引麋信云此傳解經書下日之意也非責魯言魯反與其所與伐者戰也謂還與鄭戰彼傳又云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於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輕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然則穀梁卽以戰于宋爲魯與鄭人戰內不言戰言戰及敗故以戰于宋爲敗也明公羊作傳時說春秋者已有以戰于宋爲

魯與鄭戰之說故傳決之也通義云此經跪例戰伐兩舉特恐學者疑貳爲與鄭戰而穀梁乃正以爲與所伐者戰亦可謂不善讀春秋矣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上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戴焉與此傳合十二月無丁未據厤爲十一月之十日○注時宋至同義○言若但言及鄭師戰于宋則嫌及爲內之微者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及同且嫌與鄭人戰故先書伐宋以明與宋戰也與郎同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勠力拒之也此戰于宋明攻宋都故宋不出主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疏〕舊疏云上十年郎戰之下已有此傳今復發之者上經來戰于魯此則往戰于宋嫌其異故明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疏〕二月書己巳月之三日包氏慎言云此年二月有己巳則前年所書日均有誤可知杜氏長厤於十一年閏正月而此年又閏正月三年二閏以曲赴經誤皆於厤不合禮記疏引服虔云時衞先君未葬而稱侯者譏其不稱子也曲禮疏云此與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衞侯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

注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穀梁注徐邈曰僖九年傳曰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陳稱子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

曷爲後日〔注〕據鄋之戰先書日〔疏〕注據鄋至書日○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云云及齊侯戰于鄋是也特外柰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注〕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功不蔽人之善故後日以明之〔疏〕柰閩本監本毛本作奈非在主名前此在下故特解之明得紀侯鄭伯之助乃能結戰日也古者戰必卜日周禮太史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先鄭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是也○注君子至明之○說苑酌理云取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明魯得紀鄭然後勝故後日以明其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注〕據公敗宋師于菅〔疏〕注據公至于菅○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春秋尊魯凡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不日別偏詐耳此書日爲偏戰宜但書敗某師今言戰嫌與言戰乃敗矣同故難之從外也〔注〕從外諸侯相與戰例〔疏〕注從外至戰例○春秋之例凡外戰偏戰曰及某戰于某此書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已下戰績詐戰曰某敗某師從外諸侯相與戰例也穀梁傳曰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范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今魯與紀鄭同討以有紀鄭故可得言戰是及由內稱戰從外稱也曷爲從外〔注〕據戰于宋不從外言敗績〔疏〕注據戰至敗績○舊上經云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於時有鄭人宜書敗績經仍從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之例不別書敗故據以爲難特外故從外也〔注〕明當歸功于紀鄭故從紀鄭言戰〔疏〕注明當至言戰○上戰于宋不專特鄭勝敗魯亦蒙之故仍從內錄此專特紀鄭取勝歸功於外故從外曰戰繁露觀德云魯桓卽位十三年齊宋衛燕皆師而東紀鄭與魯勠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遍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按遍字疑誤避紀鄭與歸功紀鄭之義合也何以不地〔注〕據在下句〔疏〕注據在下句○舊疏云卽因下傳據郎爲難故云據在下句不然宜云據郎之戰書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疏〕通義云董仲舒說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謂是戰也龍門魯之郭門故言近乎圍戰不變及言來者不地則近已見可順從外

文穀梁傳其不地于紀也何氏廢疾難云在紀無爲不地范注引鄭釋之曰紀當爲已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劉氏逢祿云鄭以公羊義改紀爲己不知傳義如此當云于內不云于己于己爲不辭也經義述聞云傳凡自魯言皆曰我或曰內無言己者六年蔡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于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得破紀爲己魯戰龍門者公羊之說非穀梁說也李氏惇羣經識小云穀梁曰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春秋戰無不地於紀戰無爲不地鄭康成謂于門城下之戰故不地楊疏引考異郵及何注公羊亦同然則非在紀國按龍門之戰亦見春秋緯非專公羊家說穀梁公羊皆釋不地義公羊之近穀梁云於己二義正同若是作紀則卽書于紀可也無爲不地誠如何氏所難矣傳文不必皆同作內作己似俱無不可

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注〉郎雖近猶尚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績功也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之不言功者取其積聚師衆有尊卑上下次第行伍必出萬死而不奔北故以自敗爲文明當坐也燕戰稱人敗績稱師者重敗

郎亦近矣郎何也戰少而敗多言及者明見我爲主故得汲汲敗勝之文疏〉郎之戰見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是也彼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注郎雖至其處○舊疏云謂郎雖在郊內仍非攻城猶可以舉其地○注今親至恥之○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滿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又文選注引感精符云强榮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溺驂宋注龍門魯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溺驂馬又引合誠圖云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刳涉血喋血也漢書五行志桓十四年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注引韋昭曰魯郭門也易林坤之離齊魯爭言戰於龍門搆怨連禍三世不安○注績功至坐也○閩本監本毛本北作此依鄂本正宣十二年穀梁傳績功也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禹之績箋云績功也書堯典庶績咸熙皆興通義云敗績者猶周禮言師不功也績取其積也戰功曰多以數獲積多爲上爾雅釋詁績宜事也經義述聞云下文曰績業也功績成也功績業皆事之宜成者故績業公又曰敗績謂敗其事也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矣晉爲事也公功古字通皐陶謨庶事康哉堯典庶績咸熙庶績猶庶事也又曰績用弗成卽事弗成也莊十一年左傳大崩語國無敗事也周語昔吾先王昭王

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謂以文武之事爲法也邢引設都于禹之績失之按功事通用春秋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也積聚師眾以積說績疊韻爲訓也當坐者繁露竹林云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故也○注燕戰至敗多○舊疏云蓋師不盡戰故言戰少敗時悉走故不言敗多而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即據此經云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彼注云未得成列爲師也穀梁傳云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注言及至之文○明見我者爲主鄭本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我誤伐校勘記云者字當衍蓋我誤爲伐始衍者字矣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注欲之者善重惡深我爲主明敗勝皆當坐

魯重也

三月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疏〉注背殯至責也○隱三年傳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衛惠背殯用兵有危宜書日此不日故解之量力不責猶下十八年之君子辭也繁露玉英云苟能行善得眾春秋非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眾心之爲大安也解衛

宣之書葬得正爲得眾與何義異左氏家杜預穀梁家徐邈皆責衛惠公稱侯於先君未葬自惡其不稱子以侯禮接鄰國也禮記疏引服虔說亦同

夏大水〈注〉爲龍門之戰死傷者眾民悲哀之所致〈疏〉注爲龍至所致○龍門戰見上漢書五行志桓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弒兄隱民臣痛隱而幾桓後宋督弒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仇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水一曰失人驕盈將弒君陰盛桓不寤卒弒死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按歆說取徵太遠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疏〉通義云以曹地者參會也左傳曰曹人致餼按此與及宋人盟于宿同

無冰〈疏〉鄂本冰誤水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

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疏〉注周之至所致○漢書五行志庶徵之恆奧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奧雨雪四至而温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奧而生蟲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乞徵其咎當寒而日奧六日也桓公十四年春無冰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彼又云一日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奧年按如傳文自爲魯記異異者先事而至者董何說同通義云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悳厥咎舒厥罰恆燠其不曰水不爲冰而曰無冰何也春秋本天道以正人事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藏冰之禮先王所重天道當寒不寒水澤不腹堅於是無以取冰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頒故以無言之見人事目之之辭也穀梁傳注引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異此夫人淫泆陰爲陽行之所致與何說合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夏五者何無聞焉耳〈注〉來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者舉重也內不出主名者主國也莅盟可知莅盟來盟例皆時時者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疏〉通義云本當言夏五月幹枝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云無信故進不可就五增月混不可去五存夏即用舊文無所增損亦因以示史闕疑之法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月遠矣夏五傳疑也按何云當言幹枝則書日矣與何義不合惟既有五則不僅書時已見似何義亦尚未協穀梁釋文夏五本或有月者非杜云闕文范云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文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明皆實錄語穀梁作御釋文云本亦作禦楊疏本即作禦史記東越列傳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正義禦字今作語漢書閩粵傳即作語兒侯即今之嘉興語兒鄉也是語禦古通用○注來盟至重也○盟重於聘故書盟以舉重然則春秋凡書來盟皆聘而盟矣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

及孫良父盟彼亦因聘而盟聘盟兩書者彼傳云尋舊盟也注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明其不止結盟而已也○注內不至可知○內不出與盟者名氏既曰來盟凡內曰來盟內大夫莅盟矣○注莅盟至皆時○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莅盟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鄭莅盟是莅盟時也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父來盟是來盟時也外而來內曰來盟內而往外曰莅盟文十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書月者彼注云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微於三世之黨二亂結盟故不與信詞也蓋來盟莅盟與離參者異故皆與信辭○注時者至天下○王校勘記云鄂本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王誤主下云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可證此本作王此夏五應是夏五月之奪文何氏以爲時者舊疏云來盟之例例不言月而此有五師所不說何氏以五字或衍文故如此義或然也盟例不信時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壬申乙亥八月無壬申乙亥九月之十六日與十九日八月爲夏正六月非嘗之時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弗嘗而已是書嘗非責其不時責其文本作九月與祭以首時之例合公羊經

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

御者謂御用于宗廟廩者穌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疏禮記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鄭注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積焉疏委謂委積言倉引公羊傳云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輸也其義非蓋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又月令云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注重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疏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於神秦名神倉魯名御廩均爲藏積粢盛之所不必有定名也周禮廩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曰扱扱以授舂人大祭祀之穀籍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亦以月令說周制也晉書天文志天廩四星主蓄黍稷以供享祀卽舂秋之御廩也○注黍稷至曰盛○周禮天官甸師職以共蘆盛鄭注蘆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盛豐備杜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穀粱范注云天子親耕其禮三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文皿部蘆黍稷器所以祀者盛也又地官舂人云共其蘆盛之米注蘆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簋簋實然則以器內所實言之謂之粢爾雅云粢稷也稷爲穀長以統眾穀而言也以諸穀在器言之謂之盛黍稷稻

粱皆是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周禮一書或兼言齍盛若春人肆師小祝是也單言齍若大宗伯小宗伯大祝是也單言盛若館人廩人是也小宗伯逆齍注受饎人之盛以入然則齍盛可互稱也甸師注云粢穧也穀者穧爲長是以名齍粢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齊亦作齍用古文禮記作粢盛用今文左傳作粢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潔粢豐盛毛傳曰器實曰齍在器曰盛鄭注周禮齍或專訓穧或訓黍穧稻粱盛之與盛別者齍謂穀也盛謂在器也許則云器曰齍實之則曰盛似與毛鄭異蓋許主說字其字从皿故謂其器可盛黍穧曰齍要之齍可盛黍穧而因謂其所盛黍穧曰盛凡文字故訓引伸每多如此○注委積也○廣雅釋詁委積也莊子知北遊云是天地之委形也釋文引司馬注云委積也管子國蓄云彼人君守其本委謹房注委所委積之物也周禮大司徒職俗道委積鄭注少曰委多曰積是其義通也周禮宰夫職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注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蓋凡積聚之物皆可曰委故供賓客者亦曰委積不必宗廟用也此云粢盛委之所藏謂粢盛委積之所藏委即粢盛非必粢盛外別有委也○注御者至宗廟○獨斷云天子所進曰御又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適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荀子大略云天子御諸侯御茶注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禮記玉制云千里之內以爲御注御謂衣食亦謂進御所須者

也按詩六月傳御侍也進也廣雅釋詁御進也進於尊者故凡進於尊者服食所須皆謂御因之君上所止曰御前書曰御書服曰御服皆取統御之義此爲君上祭宗廟所用故亦曰御廩也或御用作進用解亦通○注廩者至穀名○舊疏云謂廩之言藻之義故也按藻與澡通詩采蘋箋云藻之言澡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是也或藻卽澡之誤澡有治義禮喪服澡麻帶鄭注澡者治去葅垢故廣雅釋詁澡治也又釋言云廩治也展轉爲訓得相通漢書昭帝紀朕虛倉廩注穀所振入也荀子富國云垣窌倉廩者財之末注米藏曰廩交選注引蔡邕月令章句云米藏曰廩蓋穀必治乃成米可用故廩又爲米藏之名也爾雅釋言廩廡也孫炎注廡藏穀絜也亦此義也通義云藏穀曰倉藏米曰廩謂之御廩者給宗廟所用故以米之最精者名也九章粟米衡曰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米二十七糳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按御廩藏粢盛之委侑師入之廩人共之春人春之小宗伯辨之世婦爲之饎人炊之爲之卽擇之或謂三夫人擇以授饎人誤也○注禮天子至天下○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舊疏云禮天至天下皆出祭義之文按祭義無此文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王后蠶於北郊與此異又祭義云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

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注籍之田也千畝百畝之說與此合御覽引雷次宗五經要義云天子籍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籍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白虎通耕桑云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行以率天下農桑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服后親桑以供祭服又云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漢書文帝紀詔曰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蠶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喻也籍謂蹈藉也按此所引禮及白虎通所引曾子問蓋周制逸禮所記或異代禮也周禮天子諸侯不同制南郊太陽北郊太陰諸侯夫人故降爲東西郊東郊少陽西郊少陰也祭統記夫人亦蠶於北郊與后同疏云夫人少陰故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故與后同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國語周語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籍田亦以共上帝此因嘗祭而災故言躬行孝道也又季春之月云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

觀省婦事以勸蠶事注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義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祭義所云卜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浴蠶於蠶室者也月令又云蠶事既登分繭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明天地宗廟祭服皆親蠶所共也周禮內宰職云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也鄭云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注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眾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疏舊疏云御廩災何以書者嫌覆問上粢盛委之所藏故不但言何以書○注火自至曰災○說文火部災天火也左傳宣十六年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火自出燒之明與人火異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出燒之者入春秋始有此災欲通人火不書之義也○注先是至御廩○漢書五行志云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又云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痍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社稷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入妾所春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

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親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粢法度亡禮之應也按董說與何注合以災爲後事而至者故也向說較切蓋穀梁家先師說

乙亥嘗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爾譏嘗也〔注〕譏新有御廩災而嘗之〔疏〕注譏新至嘗之○左傳疏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按致齊三日乙亥嘗壬申爲致齊之初日御廩卽災而猶嘗故書亦譏也〔疏〕曰猶嘗乎〔注〕難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無猶嘗乎〔疏〕通義云言猶不廢嘗乎亦可以示變矣按禮記檀弓注云猶尚也如孔義則猶作尚解亦通○注難曰至嘗乎○何以此爲設難語下爲答語也猶卽無猶若詩無念爲念之例若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將無猶嘗乎言廢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書者本不當嘗也〔疏〕注當廢至災也○傳云不如勿嘗故注云當廢一時祭以答猶嘗之難左疏引服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八月嘗以災書人君遇災而懼當廢一時祭何休之論篤矣左氏謂書不害也豈其然乎穀梁傳曰夫嘗必有兼甸之事者言夫人始其事餘人次第終其事御廩災明夫人不可以奉粢盛故天災之桓公恬然不懼卒與夫人如齊而有彭生之禍其災先見於此可不懼哉晉書禮志蔡謨議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旣退尤追懼而已故廢宗廟之祭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按穀梁傳又云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范注引鄭嗣曰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彼傳兼甸當依釋文一本作兼旬十日爲旬蓋宗廟之祭君夫人皆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故有兼旬之事非數日所能備故鄭嗣曰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是也范云夫人親舂是兼旬之事兼甸義難通自不如作兼旬爲得也或係涉上甸粟而譌蓋甸師供所入之粟夫人舂之三宮擇之故有兼旬之事焉經義雜記云左氏當從服解杜注謂書以示法最謬夫遇災而懼所以敬天也夙夜小心潔其祭祀所以敬祖也御廩災而嘗遂書以示法是聖人之勸災也故不論嘉穀之害與不害而御廩必不可災公羊曰御廩災不如勿嘗甚言其不當災也穀梁曰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言災之不可復

嘗也可也者不可也魯人不能於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復不能於既災之後敬卜遠日是皆不以災爲恐也依服解而三傳並通歆謂棄法度無禮亦得之董生推所以致災之由可謂遠識矣何氏本之是也然言廢一時祭以奉天災則猶未得公羊之旨穀梁但言甸粟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而子政復推其本以爲夫人交姜不可奉宗廟祭祀可謂深切著明矣按何氏謂廢一時祭正傳不如勿嘗義亦未爲不得公羊旨也杜氏謬解已爲衞冀隆所難見左氏疏○注知不至嘗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書在者下誤今正舊疏云周之八月非夏之孟秋而反爲嘗故以不時言之按如包氏推厤定在九月則非不時矣通義云君子之祭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帥執事而誓戒隸人埽除廱人濯溉職人省閉廩人其接盛百官莫敢廢其職以服大刑今乙亥去壬申四日耳宜亦既肅既戒而猶弗謹於火致粢盛不潔然則所當譏者豈唯未易災之餘云乎按何氏以爲本不當嘗則不僅如穀梁所譏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據厤爲十一月之二日葬在十五年四月書丁巳所謂過時而日也若卒在十二月則適當五月之時經不應書日矣

宋人以齊人衞人蔡人陳人伐鄭

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特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國見輕重〔疏〕左氏穀梁蔡在衞上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在衞上伯主以國大小序之也子魚所言盟歃之次此經左氏穀梁蔡在衞上似亦以大小爲次公羊或傳寫之譌以者詩載芟云侯疆侯以箋云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億二十六年左傳几師能左右之曰以以有用義論語微子篇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即怨乎不用也宋能用四國師故曰行其意也春秋說云以者借人之力有能行其意者有能左右之者四國伐鄭而宋以之可謂能行其意矣未能左右之也四國惟均齊爲大國又皆諸侯焉能左之右之惟宋馬首是瞻哉○注以已至意也○說文行部行人之步趨也步趨爲行從人步趨亦爲行引申之從人行事亦曰行四國從乎宋是行宋意也○注突前至伐之○舊疏云宋前納突求賂上十二年及鄭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是突背恩伐宋上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按十一年左傳云亦執厲公而求

賂焉十三年云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爲戰于魯故舊疏以十二年伐宋事當之○注四國至以也○毛本分誤法春秋說云春秋不書宋會四國而曰宋以四國伐鄭且諸侯也而稱人罪宋也何罪乎宋鄭之亂實宋人釀成之又以賂立突而責賂無厭魯再三平之而不克遂與鄭合而與宋戰則曲在宋而鄭未爲直也至是宋復以四國伐鄭則曲在宋惟宋獨行其意爾獨行其意言非四國欲伐鄭也宋實以之所以罪宋云爾按穀梁傳云以者不以者也范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亦罪宋之意○注宋恃至輕重○穀梁又云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范云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春秋說云四國不恤其民助宋伐鄭則四國亦不得從未滅焉按宋齊衛蔡陳皆君也春秋皆人之是與宋同罪非有輕重而宋爲首惡故加以以罪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十六

桓十五年
盡十八年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注〉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爲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求例時及從求之故獨月〈疏〉繁露王道云刺家父求車武氏此月者桓行惡不能誅反從求之故獨月

毛伯求賻金隱三年求賻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與此同按周禮土訓職原其生以詔地求易繫辭傳定其交而後求無交而求則民弗與也似王者有求之道蓋諸侯當貢其國之所有故楚貢不入齊桓致責鄭輸晉幣壞垣納車盟主猶然何況王者魯不輸貢致周來求蓋兩譏之矣故周禮大宰職九貢三曰器貢注內府受良器以待

邦國之用疏良器謂車乘及禮器之善者則器貢中有車矣
○注王者至尊榮○周禮九畿注先鄭云天子一圻列國一
同引詩邦畿千里是王者圻內千里也鹽鐵論園池云古者
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
子男各充其求膽其欲明天子圻內亦然知足以共費也四
方各以其職來貢者國語周語云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
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
不享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有
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
之辭春秋之時諸侯皆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天子不能
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修刑又不能刑之罰之征之讓之
告之而致令臣子下求所以罪桓公並罪天王也左傳僖七
年云諸侯官受方物朱氏彬經傳考證云當是齊侯使官司
受諸侯所貢之方物以獻于天子不當重諸侯二字即四方
各以其職來貢也蓋齊侯行霸令諸侯行之與○注當以至
盜竊○說苑貴德云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
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
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按毛伯上宜脫求車二字鹽
鐵論本議云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
則庶人盜申鑒政體云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
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

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
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
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是王者無私求也通義云
諸侯當以時貢於天子所由所重物而獻之桓公不率臣職
而傳釋經意主譏天子者魯不貢其罪昺見世俗之儒皆能
言之下雖不貢上不可求此春秋以文王之法待王者其意
微而難知也○注求例至獨月○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
賻文九年秋毛伯來求金是求例時也此獨月故解之

三月乙未天王崩注桓王也疏三月書乙未據麻爲二月之十
一日四月之十二日也○注桓
王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
桓王桓王平王孫也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通義云
是後周麻莊僖二王經未記崩者蓋平桓之際猶有征伐告
命至于莊王王風遂終陵夷始極則雖告終嗣德虛文有不
備者矣故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其明年莊王即崩春秋特
削其文而自是二十餘年王事遂絕於簡策雖以子頹之變
有所不書使後之考者知王迹之熄甚也及齊霸功成匡翼
天子惠王之喪翕然復尊然後知撥亂序績實不得已焉耳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注當時而日者背殯伐鄭危之疏包氏
云四月無己巳麻爲三
爲葬僖公之日何注不
以爲月誤然所謂背殯用兵者即指

上年十二月宋人以齊人伐鄭之事按厥爲三月之十五日五月之十六日○注當時至危之○隱三年傳當時而日爲危不得葬此齊侯卒於去年十二月至四月當五月之時以十二月有背殯伐鄭事故危之也按如包氏所推齊侯卒在十一月此已已在三月亦爲當時而日也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名〔注〕據衞侯出奔楚不名不連爵問之者并問上已名今復名故使文相顧〔疏〕注據衞至不名○見僖二十八年傳云衞侯朔何以名又哀八年夏○注不連至相顧○下十六年之也突於十一年得國書名此失國復書名故但問何以名使文相顧奪正也〔注〕明祭仲得出之故復於此名著其奪正不以失眾錄也月者大國奔例月重乖離之禍小國例時也〔疏〕注明祭至錄也○名鄂本宋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名誤明明祭仲得書之者上十一年傳挈乎祭仲也見祭仲之權能使之歸使之出也鄭世家及左傳並有祭仲專政厲公使雍糾殺之不克出奔事是爲祭仲所出也通義云絕之與衞侯朔同義是也不以失眾錄者舊疏云決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衞侯衎出奔齊之屬書其名爲失眾錄之故也○注月者至例時○下十六年十一月衞侯朔出奔齊及此書五月之屬是也小國書時昭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之屬是也大國出奔重乖離之禍小國則從其略也鄭與北燕同伯爵而鄭從大國例者蓋春秋時以國之強弱廣狹分大小不必以爵論也而通義云凡諸侯出奔有罪者月無罪者時然則衞侯衎出奔書日又將何說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疏〕說文曰部智出气詞也从日象气出形春秋傳有鄭太子智則左氏經當作智論語微子篇仲忽古今人表作智揚雄甘泉賦翕赫智霍河東賦蠁智如神師古曰智讀與忽同按智即笏臣所執以見君者說文無笏字也士喪禮注今文笏作忽知智忽古今字

其稱世子何〔注〕據上出奔不稱世子〔疏〕注據上至世子○上十一年鄭忽出奔衞是也復正也〔注〕欲言鄭忽則嫌其出奔還入與當國同文反更成上鄭忽爲當國故使稱世子明復正以效祭仲之權亦所以解上非當國也〔疏〕穀梁傳於此云反正也於突出奔傳云譏奪正也皆與公羊合按鄭莊娶鄧女

爲夫人生忽上六年左傳齊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是忽爲莊公太子救齊之時名位已定矣○注欲言至復正○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忽如不稱世子書鄭忽嫌與齊小白同文並十一年鄭忽出奔衛亦爲當國辭非以喪降稱矣通義云欲言鄭忽則出奔時尚未成君順上言鄭忽則既非在喪反嫌當國故繫世子以見其正也○注以效至國也○上十一年傳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又云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此忽復正是祭仲之權效也廣韻效部效驗也漢書藝文志儒者以試之效謂以試之驗也此以言驗祭仲之權也曷爲或言歸〔疏〕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是也或言復歸〔疏〕是也此經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疏〕襄二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成十八年衛侯入于許鄭是也入者出入惡〔疏〕下文許叔入于許伯突入于櫟皆是也歸者出入無惡〔注〕皆於還入乃別之者入國犯命禍重也忽未成君出奔不應絕出惡者不如死之榮也入無惡者出不應絕則還入不應盜國〔疏〕僖三十年傳云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爲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己入君入則己出出以爲不臣也注從出入無惡言歸以見元咺有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以專臣事君之義是衛侯書歸爲出入無惡也○注皆於至重也○通義云已下並道通例入者內弗受也故言惡歸者與使有其國家也故言無惡諸侯不能保有社稷而出奔皆當絕絕者王命所絕也復入國犯命其禍尤重故於此分別之○注忽未至盜國○通義云忽正而又言出惡者微弱不能自存亦有責也毛詩序云撫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忽雖未成君可從末減不絕然亦挈乎祭仲生而惡不如死而榮出既不在絕科故入國不與盜國同文也

許叔入于許〔注〕稱叔者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入者出入惡明當誅也不書出時者略小國〔疏〕注稱叔至例也○舊疏云正以莊十六年同盟于幽經書許男故也莊十六年傳字不若爵此與上十一年蔡叔稱字同蔡叔春秋所貶此春秋前天王所貶皆爲絕奪其爵也○注入者至誅也○包氏愼言云諸侯出奔已絕于宗廟社稷出而復入以盜國論所傳聞世出奔者不誅而盜國則誅與此燕伯欵異穀梁傳曰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注泰曰叔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彼傳例以惡曰入與公羊同惟無出惡之義故以爲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也公羊則以許叔爲出奔復入者○注不書

至小國○舊疏云正以上文忽與突出入並書故公會齊侯于鄄〈疏〉左氏作艾穀梁作蒿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篆文艾字與茭字相類穀梁因譌爲蒿公羊又轉爲鄗鄗皆艾字殘蝕而譌也校勘記云按艾蒿同物也蒿鄗同音也方輿紀要艾山在青州府蒙陰縣西北百二十里與沂水縣接界一統志艾山在徐州府邳縣東一百里接徐州府界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疏〉大事表云牟國自後不見於經蓋入於齊也通典登州治蓬萊縣水經注汶水篇牟子國亦曰東牟郡今爲登州府治蓬萊縣爲春秋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牟縣故城在東北古牟國也春秋時牟人朝魯應劭曰魯附庸也俗謂是水爲牟汶矣地理志泰山郡牟下云故國應劭曰附庸也師古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也無魯附庸之說方輿紀要牟在泰安州萊蕪縣東二十里又云葛城在歸德府甯陵縣北十五里古葛伯國按漢書地理志陳留郡甯陵應劭曰故葛伯國杜云在梁國甯陵縣東北蓋於晉屬梁國也

皆何以稱人〈注〉據言朝也○舊疏云正以隱微者可知〈疏〉注據言朝也十一年傳云諸侯來曰朝則非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眾眾足責故夷狄之〈疏〉注桓公至狄之○繁露王道云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與夷狄之也稱人爲夷狄之者禮記曲禮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鄭注謂戎狄子男君也春秋王魯故貶邾婁牟葛以張義三人爲眾國語周語文數成於三也故禮記月令淫雨蚤降注雨三日以上爲霖今月令曰眾雨是也說文目部眾多也范氏說穀梁亦取公羊注爲說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何鄭之邑〈疏〉杜云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大事表云今爲許州府禹州後入楚水經注潁水篇潁水自堨東逕陽翟故城北夏禹始封於此爲夏國故城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徐廣曰河南陽城陽翟則夏地也春秋時鄭伯突入于櫟是也櫟鄭之大都宋衷曰今陽翟也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居之王隱曰陽翟本櫟也故潁川郡治也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水經注引服虔云櫟鄭大都也一統志陽翟故城今許州府禹州治禹州舊爲不言入于鄭〈注〉據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于齊〈疏〉注據齊至于齊○見哀六年彼傳云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鄙其家諸大夫皆之陳乞家陳

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庭開之則公子陽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是立陳乞家經書人于齊也末言爾〈注〉末者淺也解不言入國意〈疏〉注末淺也○說文本部木上曰末凡物在首者曰淺末之卜也注末之猶微哉昭十四年左傳不爲末減杜云末薄也微薄俱與淺義近朱氏彬經傳考證云末微也末言者猶言不足言耳鹽鐵論非鞅篇引春秋曰末言介介爾之誤古爾作尒與介混也通義云末無也後突自櫟入鄭時仲已死故無用言爾曷爲末言爾〈注〉據俱篡也〈疏〉注據俱篡也○祭仲亡矣〈注〉亡死亡也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明入邑則忽危矣不須乃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疏〉注亡死亡也○周禮大宗伯職以喪禮哀死亡禮記中庸篇事亡如事存皆謂死亡也說文从入从亡○注祭仲至國也○鄭世家敘渠彌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子亹往會高渠彌相祭仲稱疾不行齊侯殺子亹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公子嬰於陳而立之則是祭仲未亡本左傳按左傳記祭仲專至爲厲公懼昭公所立渠彌焉敢弒之明時祭仲已

亡也○注突入櫟即入鄭無子亹子儀矣亦無忽被弒事○注所以至亡矣○即上十一年傳云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也彼時祭仲不從則仲即死忽即不能自存甚至國亡也效亦驗也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注〉據上言出奔也〈疏〉注據上至奔也○即上十一年傳鄭忽出奔衛也通義云忽實爲高渠彌所弒弟子不知疑其出奔率涉左氏公羊無此義也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疏〉校勘記云鄂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無矣字非十一年疏引此亦有矣字祭仲亡則亡矣〈注〉言忽微弱甚於鴻毛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皆所以終祭仲之言解不虛設危險之嫌〈疏〉注言忽至復錄○通義云仲之存亡爲忽重輕故忽微弱甚不足錄也言則亡矣者亦就答忽實死亡非出奔意按死亡曰亡出奔曰亡禮記大學云亡人無以爲寶是也不必忽亡即與仲亡之亡同故注言僅若匹夫之出也○注皆所至之嫌○十一年傳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可以存易亡今死國必亡祭仲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祭仲死而忽果出傳明忽爲君微云云皆所以終十一年傳文也舊疏云十一年傳文雖不出祭仲之口但傳家爲祭仲而爲此辭故得云祭仲之言也公羊義疏謂祭仲知權有危險之

嫌序所謂非常意義可
覆道此亦所以解不虛設危險之嫌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注)月者善諸
侯征突善錄義兵也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爲桓
伐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二傳作袲無齊侯侈
袲皆多聲故文異說文衣部引春秋傳公會齊侯于移說文
所謂春秋傳皆左氏傳也而有齊侯字移亦與今體不同按
移即袲之變陳氏樹華亦云袲乃移之變體而宋公上當有
齊侯也杜云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有袲亭大事表云在
今江南鳳陽府宿州一統志袲亭在鳳陽府宿州西按鄭在
宋陳西鳳陽在宋陳東南不知何會此伐鄭也○注月者至
錄會○正以隱七年秋公伐邾婁之屬書時而此書月故決
之伐重會輕不舉伐爲重而先書會于侈嫌月爲危桓之伐
故錄會然桓元年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
月危之不嫌爲桓危會者明爲伐會故知書月爲伐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疏)與僖十九年公
入鄭人盟于齊同彼齊與盟此亦曹與會也
會陳人蔡人楚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疏)書月與上年十一月
故書伐鄭同爲錄義兵也
致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注)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
義兵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
也(疏)注致者至伐鄭○正以桓之出皆不致爲奪臣子詞此
致之○注致例時○上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也桓盟不
致彼致者明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桓與戎盟雖信猶可
危書致之變例也○注此月至月也○
毛本義字空缺致例時
冬城向(疏)沈氏欽韓云按此冬城向實是十月唐厪志大衍日
度議曰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
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榦故祖沖
之以爲定之方中値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
日立冬十月之時水星昏正故傳以爲得時則當周之十二
月在衛侯朔出奔齊下按殷厪亦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冬城
例時故
書月上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何以名〔注〕據衛侯出奔楚不名〔疏〕○注據衛至不名○正義曰莊廿八年絕

〔疏〕繁露順命云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鄭注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書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于鄭衛侯朔入于衛是也彼君子即謂孔子書經也曷爲絕之〔注〕據俱奔也〔疏〕注據俱奔也○據衛侯出奔楚亦奔也

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注〕朔十二月朔政事也月所以朝廟告朔是也〔疏〕注朔十至是也○周禮太史職頒國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而受行之鄭司農云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禮記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諸侯每月以天子所頒朔於太廟用羊以告謂之告朔論語季氏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也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亦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天子行諸明堂諸侯行之太廟謂之朝廟文六年猶朝于廟是也太史注云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文

六年左傳云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天子使守衛朔謂使守每月所頒之政令太史職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者非謂僅守告朔朝廟之禮也而不能使衛小眾〔注〕時天子使發小眾不能使行〔疏〕注時天至使行○通義云天子小有徵發於衛而朔不用命其事未聞左傳以爲朔所搆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不爲衛宣公之世子急本爲朔平共逐朔而立黔牟豈洩職之徒訴朔于周而以不能使眾之罪逐之與公羊師說云王立公子留廣森以爲黔讀若芩芩牟急言之曰留按穀梁傳云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召之罪似天子召衛侯朔知不即發眾不往也越在岱陰齊〔注〕越猶走也岱陰先言岱陰後言齊者明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以爲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加故當與百姓共之傳著朔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疏〕注越猶走也○楚辭遂紛云精越裂而衰年左傳而越在他竟注越去也廣雅釋詁越遠也襄十四有走義引申之爲去爲遠也說文走部越度也越从走故越遠也經義述聞云越之言播越也招

二十六年左傳云茲不穀震蕩播越竄在荆蠻是也昭二十
年越在草莽定四年越在岱陰齊皆謂播越也晉語延及寡
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亦與越在岱山也○注岱岱至山也○漢書地理志岱山在泰山
郡博縣西北國策齊策蘇秦說齊王曰南曰泰山史記貨殖傳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書堯典至于岱宗僞孔傳泰山
爲四岳所宗周禮職方氏職兗州其山鎮曰岱山爾雅釋地
河東岱書疏引李巡云東岳泰山也史記五帝紀黃帝東至
于海及岱宗漢書王行志泰山岱宗五岳之長王者易姓告
代處也○注山北曰陰○說文阜部陰闇也水之南山之北
也呂覽古樂云乃之陰又陰高注並云山北曰陰○注先言至其之○漢書吳王濞
傳贊曰古者諸侯不遍百里山海不以封注與民同財不
大澤不以封禮記王制云名山
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故周禮
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
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其
斯內亦不得頒賜王制云天子
之縣內名山大澤不以胙是
障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又禁耕云民人藏
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爲藏閉天
子以海內爲匣匱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皆謂與百
姓共之義也傳不曰齊岱陰而言岱陰齊謂岱陰之齊耳○
注傳著至詠之○舊疏云其五國者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

陳人蔡人伐衛是傳著岱陰有衛朔恃
負險阻意故責天子不及時早誅也 屬負茲舍不即罪爾
注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
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 疏注屬託也○荀子榮辱篇我
欲屬之狂惑疾病耶楊注屬託也又禮論云屬諸侯注屬
舊疏云皆漢禮之名此與漢禮無涉舊說非御覽引白虎通
云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按不
豫者白虎通云不豫者不復豫政也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史
記作不隊釋文引馬本作不
同說文作不悆又顧命云王
文尚書也懌豫一聲之轉悆
亦通諸侯稱負茲者白虎通
復子之也書金縢云是有丕
丕讀曰負九經古義鄭注尚
作負予棟案白虎通諸侯曰
羊曰屬負茲則負茲即不茲
陪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予
益稷曰予不予故鄭讀從之
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蓐席也
徐廣曰茲者藉草之名諸侯
病曰負茲索隱茲公明草素問

五藏生成篇色見青如草茲者死亦以茲爲藉序之名其以龍鬚草爲席者謂之龍茲荀子正論注云龍茲卽今之龍鬚席其以草薦馬者謂之馬茲周禮圍師注蓐馬茲也蓋人有疾則著席如負之然故公羊問答云蓋取此草以織席當指卧病不起展轉牀第惟與席相枕藉而已雅訓較爲親切子與茲雖通而義不同不必取白虎通之說若徐疏云負事繁多又以皆漢禮之名則俱失之左矣通義云荀子有龍茲揚倞注以爲卽今之龍鬚席茲編草爲之字从艸而本疏云負事繁多故致疾近強說也禮記隱義作不茲白虎通作負子之責也禮記隱義作不茲白虎通作負子之責子與茲不與負皆聲之轉僉世家逃金縢曰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言武王見責於天而有疾也告神謙從諸侯辭也其馬者白虎通云負薪大馬皆謙辭也舊疏云代人勞苦行役遽方故致疾負薪者禮記曲禮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注憂或爲疾疏言已有膽樵之餘勞不堪射也然士祿可代耕且下文問庶人子云能負薪未能負薪而今云士負薪者亦謙辭也孟子公孫丑篇告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趙注亦引曲禮爲證知士曰負薪也○注舍止也○昭九年舍藥物可也杜預引服注云舍止也禮記月令耕者少舍注舍止也荀子成相云各以宜舍巧拙注舍止也○汪託疾至就罪○繁露王道云無以先天下召衞侯不能致釋文諸侯有疾稱負茲言朝託有疾謂託疾止不就罪也通義云舍釋也古訓通爲被故漢書朱博傳曰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按如孔說亦通意謂衞朝託疾天子卽止而不罪與上注責天子當及時誅之義相足見天子之始終不能召衞侯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疏包氏慎言云丙辰厥正月有丙子無丙辰二月經書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趡月之六日二月有丙午則正月不得有丙辰矣按丙午爲二月之四日黃杜云齊縣南括地志冠氏南有黃城縣東南有故黃城是其處左傳云平齊紀則似在登州者爲是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趡注本失爵在名例中朝桓公稱人今此不名者蓋以爲儀父最先與隱公盟明元功之臣有誅而無絕疏億十六年疏引春秋說以此丙午爲二月晦下五月丙午爲五月之朔經義述聞云何氏本此發注於億十六年傳曰來取言晦朔也趡盟奚戰是也蓋以趡之盟在晦而不言晦奚之戰在朔而不言朔按此說非也杜預春秋長歷桓十七年二月甲戌朔是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五月壬寅朔

丙午是月五日也上推至三年壬辰朔正合若謂十七年二月丙午是朔則上推三年七月朔當爲丙申七月壬辰朔乎春秋緯之說顯與經不得爲壬辰矣經何云七月壬辰朔乎春秋緯之說顯與經文不合更以公羊之例求之僖十六年傳論春秋不書晦雖有事不書是朔日有事則書今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可謂有事矣如丙午是朔日則例當書朔今不書則其非朔可知又僖十六年經之是月傳以爲晦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矣此經之二月事在彼前如丙午是晦日而不言晦則春秋不書晦雖之例當先於此發之何以傳無一語直至僖十六年之是月始云晦日不書晦乎然則此經之二月傳不以爲晦也春秋緯之說亦非傳意邵公乃深信而不疑何耶公及左氏及作會隱元年左疏云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曰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及也春秋異文箋云會與及一傳各有義例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春秋異文箋云會與及一傳各有義例此經左氏作會公穀作及或由聲誤趡者杜云魯地大事表云在今兖州府泗水縣之間○注本失至無絕○本失爵在名例者舊疏云正以隱元年得褒乃書字故也朝桓公稱人者上十五年邾人來朝傳曰夷狄之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故夷狄之是也儀父先與隱公盟即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是也傳云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注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者宿與滕薛猶先故爲元功之臣也有誅無絕者舊疏云有誅十五年稱人是也無絕今還其字無絕其功是也通義云復稱字者尋昧之盟終隱之志明君子與人爲善當始終之也于昧不日于趡日者下與宋衛共伐之惡桓公不信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此戰蓋由桓公曰同非吾子云爾〈疏〉唐石經閩本監本毛本宋本同石經宋本左傳亦無夏字與彼序疏合按此與左氏應無夏字石經考文提要云春秋左傳桓公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監本五月上有夏字按正義云桓十七年無夏以此起例足徵本無今從唐石經春秋集解春秋集注五月經書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歷推五月無丙午六月之六日四月之五日也通義云得與二月俱有丙午者師說以爲上丙午二月晦也此丙午五月朔也晦不言晦朔不言朔朔詞無所美殺而不繁按春秋書朔不書晦公羊之例也王氏言之詳矣杜云奚魯地大事表在今兖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也沈氏欽韓云水經只云漷水西逕薛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車正奚仲之國無奚邑之目穀梁傳作郎春秋異文箋曰韻補以七之韻顧宦

二字入陽韻以其有養音也支脂之微齊隹皆灰哈古音同爲一部七之韻字既得轉入陽韻則齊韻之通唐亦其類也穀梁奚作郎亦方音之轉按齊微部內字古不與陽唐韻通趙說非是此或傳寫之譌或一地二名不必强爲附合也○注夏者至公也○繁露十指云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蓋夏者陽故爲天端夫者妻之天妻不繫於夫故去夏爲戒也彼又云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不然則四時皆可去時何獨取諸夏以張義哉○注此戰至云爾○見莊元年傳此何氏以意言之故云蓋爲疑辭也舊疏云姜氏三年至魯六年莊公生桓公何云同非吾子蓋夫人譜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疏〕六月無丁丑麻爲七月之七日五月之六日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注〕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

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出奔不書者方以起季奔喪歸故使若非出奔歸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兄之尊起宜爲天

子大夫天子大夫不得與諸侯親通故曾季子紀季皆去其氏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肸卒是也〔疏〕注稱字至字之○史二十年卒弟哀侯獻舞立知封人無子也季事何氏或別有所見左傳云蔡桓侯卒蔡人召季于陳杜云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眾稱歸以明外納則以季卽獻舞故莊十年杜注云獻舞蔡季也按如左傳所記獻舞始則弗賓息嬀致師喪身虜復嗾楚滅息國又被圍昏庸甚矣何嘉之有明蔡季與獻舞非一人也○注出奔至奔歸○蔡季不容於封人而出故知出奔書出奔嫌季子以罪出故但書自陳歸若非出奔歸起其以奔喪歸也閔二年季子來歸亦不書其出彼自以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也○注不稱至是也○校勘記云鄂本無下天子大夫四字非也天子大夫例稱五十字次大夫例稱二十字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此稱季五十字也故云起宜爲天子大夫王朝之臣不與諸侯親屬通故不稱弟也曾季是也唯卒以恩錄親季子紀季去氏者閔元年季子來歸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若然禮記大傳云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故穀梁隱七年桓十四年傳並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如此注則非天子大夫得稱弟者矣公羊義疏

秋變文從質質家親親故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係道春秋制不必與周制同也

癸巳葬蔡桓侯〔注〕稱侯者亦奪臣子辭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於蠻荆故賢季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疏〕注稱侯至辭也○左疏引劉賈許云桓卒而季歸公生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外內亂有滅道故不與臣子辭也五等諸侯皆得以公配蓋本周之舊制若魯考公煬公齊丁公是也然書有文侯之命篇則亦有蓋配爵者據史記蔡之諸君始終稱侯前此考父亦稱宣侯後此申亦稱文侯固亦稱景侯春秋則斷以葬從主人之例悉更之曰公唯此存其故稱我無加損焉而義固已貶矣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蓋春秋雖假文王之法顧視諸侯不可以屢黜陟也故褒之進爵者自隱而後無聞焉貶之降號者自蔡桓而外無見焉猶託始之意耳是其治諸夏也同姓先蔡異姓先杞二王者之後最先封姬姓之在列者莫長於文王之子文王之子莫長於蔡是以獨於此先見法也○注有賢至其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是也及宋人衛人伐邾婁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夫人譖公爲齊侯所誘殺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爲內懼其將見殺無日〔疏〕包氏愼言云冬十月書朔日有食之無日穀梁例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小餘七百三十六通義云趙子常以爲言朔不言日者穀梁夜食之例當移施於此沈氏欽韓云元史麻志大衍歷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閏也○注是後至誘殺○見下十八年○注去日至無日○舊疏云若以隱三年傳言之卽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也若言某月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正朔若言某月某日有食之者謂食在晦也今此言朔而不書日故此解之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以爲言朔不言日惡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爲君也繁露玉英所云魯桓忘其憂而禍遂其身是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疏〕通義云桓公之會皆危春秋所危於此驗矣可以見日月之例非徒施也將使後之覽者知篡弒得位則動作皆危有萌篡弒之心者必且懼而自沮此卽垂教之大者濼者說文水部濼齊魯間水杜云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大于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北濼水出焉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若輪春秋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俗謂之爲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

廟故也其水北爲大明湖方輿紀要小清河在濟南府城北
即濼水也大事表云濼即今之小清河志云濟之南源也源
發趵突泉在濟南府城西南濟水伏流重發處逕城北而東
大明湖自城北水門流入焉又東北逕華不注山陽合華泉
又東北入大清
河即濟瀆焉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疏〕〔按此傳云公何以不言及又繁露順命
云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公羊本作公夫人姜氏
遂如齊也若有與字與與及義同不得特發夫人外公之傳
矣通義云檢前後經例但有隱及更無與文知
此直言公夫人是也不言及不言暨兩之之詞

公何以不言及夫人〔注〕據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疏〕
注據公至陽穀○見僖十一年傳云其實夫人外公
○下傳云
注若言至外也○
此言夫人外故若言夫人
也〔注〕內爲公諱辭〔疏〕〔注內爲公諱辭○實夫人外公而經作公外夫人辭故知內爲公諱也〕其
實夫人外公也〔注〕時夫人浮於齊侯而譖公故云爾言遂者

起夫人本與公出會齊侯于濼故得并言遂如齊不書夫人
會書夫人遂者明遂在夫人齊侯誘公使遂如齊以夫人譖
公故〔疏〕〔注時夫至云爾○見莊元年傳○注言遂至如齊○
杜云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
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范云遂者繼事之辭○注
不書至公故○史記魯世家云十八年公將有行遂與夫人
如齊申繻諫止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
人以告齊侯齊侯據彼文齊侯至此始通夫人譖公則無爲先誘
與公羊異上十七年舊疏云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共私通是
也穀梁傳云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
書會濼明遂在夫人桓不能制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注〕不書齊誘殺公者深諱恥也地者在
外爲大國所殺於國尤危國重故不暇隱也〔疏〕〔包氏愼言云
子麻四月有丙午無丙子史記魯世家夏四月丙子齊襄公
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搚其脅公死於
車繁露玉英云魯桓公忘其憂而禍逮其身○注不書至恥
也○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

之于申之文也杜云不言戕諱之也范云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注地者至隱也○各本先作此依鄂本正舊疏云魯侯被殺例不舉地故隱公閔公直言薨而已今此言齊故隱公閔公直言薨而已今此言齊故如此解按穀梁傳云其地於外也君戕於外於國危甚重君輕故以國危爲重以諱君恥爲輕也隱閔不地自緣不忍言地臣子辭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注〕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之外多窮厄伐喪內多乘便而起不可不戒慎加之者喪者死之通辭也本以別死生不以明貴賤非配公之辭故加之以絕〔疏〕包氏慎言云四月又有丁酉麻四月之朔日爲丁酉喪至之日喪至在四月朔則公以三月卒矣三月丁酉爲喪至之十日丙子也○注凡公至戒慎○舊疏云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之屬是也彼書日亦危痛之義也○注加之至以絕○校勘記云毛本皆作死生是也禮喪服鄭目錄云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於彼爲已棄亡之耳白虎通喪服云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是喪爲死之通稱上下同之不以明貴賤也若言公喪至自乾侯嫌喪爲諸侯專辭故加之以絕明非配公之稱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注〕據隱公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葬桓公歷閏月之二十七日也按閏當明年閏正月此己丑於厥爲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也○注據隱公也○隱十一年傳云何以不書葬隱之也隱閔皆不書葬隱公亦在前故專據隱也

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注〕據俱讎也〔疏〕注據俱讎也○隱元年傳云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不共戴天是也不能討則不與臣子葬辭意舉國皆當絕也

君子辭也〔注〕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諱與齊狩是也桓者謚禮生有爵死有謚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受謚於君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蓋以爲祖祭乃謚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公

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也以公配謚者終有臣子之辭上葬日者起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加我君者錄內也猶君薨地也〔疏〕繁露俞序云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按君子即作春秋者謂孔子也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又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云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凡傳文稱君子皆是也○注時齊至書葬○穀梁傳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范云時齊強大非己所討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用公羊義也通義云親弑君者彭生也時魯大請於齊而誅彭生臣子之心亦少紓矣故以恕辭葬之知不然者彭生雖手弑魯桓係受其君使抑勒不足罪主使者齊襄也當以齊襄坐首齊襄之讎不報雖殺彭生何益焉何氏以爲量力且假使書葬得君子辭之義矣孔說非是○注於可至是也○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公揭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是也○注桓者謚○周書謚法解辟土開疆曰桓○注禮生至惡也○御覽引大戴禮云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狀也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謚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爲名也白虎通謚篇謚者何也謚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無謚所以尊名也禮待葬而謚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爲謚所以勉爲善也穀梁傳曰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注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記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謚者行之節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聲譽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按禮士冠記注云古謂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耳周禮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儐是則周時以士爲爵而不爲謚則生有爵死有謚殷以前制殷時大夫乃爲爵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注禮諸至謚之○白虎通謚篇云諸侯薨世子赴告于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于君也曾子問注云禮當謚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夫賜之謚釋

名釋典藝云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君子謚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禮記曲禮云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疏引王肅說云謚類於生之行也穀梁注諸侯薨天子必以其實爲謚類於天子謚之隱三年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亦以諸侯須請謚乃葬也其禮則曲禮注云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其禮亡疏引何允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謂之文也今案鄭旨謂古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謚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象聘而行此禮也若然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爲其王作謚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且楚僭王已久尤非天子所得命謚矣○注卿大夫至於君○周禮大史職小喪賜謚鄭注小喪卿大夫也又小史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彼謂天子卿大夫亦受謚於其君矣白虎通謚篇云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則在位者有謚明矣故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戕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隱八年無駭卒左傳羽父請謚與族穀梁注卿大夫卒受謚於其君是也○注唯天至誄之○白虎通謚篇云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謚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故云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曰賤不誄貴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按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御覽引五經通義云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謚之穀梁注云禮天子崩大臣稱天命以謚之彼疏亦引公羊說證之曾子問注又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故也○注蓋以至是也○吳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吳作昊白虎通謚篇云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眾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之喪至自齊與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同一書法皆未有謚之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謚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昊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謚也按上經云公之喪至自齊與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同一書法皆未有謚之稱此云葬我君桓公與彼葬我君昭公亦同書明葬時乃有謚而定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昊乃克葬是未即墓時已有謚明祖載時已謚也白虎通崩薨篇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于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禮記檀弓疏按既夕禮啟殯之後柩還于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鄭注是時柩北首設奠質明徹去啟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此奠謂啟殯之奠也柩載於階間乘屋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束時柩猶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之前後故云前束時柩北首東乃飾柩謂披屬引徹去遷祖之

奠遷柩向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卽位于階間乃設祖奠於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芭牡取下體載之遂行此是啟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所以謂之祖者禮旣夕禮注云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柩從兩楹卻下載下載於車乃迴車南出是爲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檀弓注亦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按旣夕禮設祖奠後有公賵賓賵諸儀賜謚宜在此時所謂因衆會欲顯揚之也士無謚故禮經不及述也○注以公至之辭○穀梁傳虞稱公舉上也是公爲臣子尊其君父之稱故稱公爲有臣子辭也決隱十一年不書葬爲無臣子也既書葬又稱公是爲終有臣子辭也○注上葬至事也○舊疏云考諸古本皆無上字葬爲此上文之葬若上文或者上葬爲此上文之葬若王正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注云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之類也按彼發注於葬滕成公之下故曰上葬此卽在葬我君桓公經下不須言上蓋上葬日者爲生者事也隱十一年傳云葬生者之事也此既不責臣子討賊故以生者之事于之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注隱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桓非賢君隱之者明臣子當痛其君父死不以正不得以時葬也故注云起生者之事之事○注且明至會之○白虎通崩薨稱公舉上也是公爲臣子尊其君父之辭○注加我至地也○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我君舉國上下之辭按各國稱葬某公魯不得但書葬某公嫌與葬某王同故加我君以錄內也春秋內

錄按隱元年左傳衞侯會葬杜云諸侯會葬非禮也昭十三年左傳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左傳叔孫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皆無諸侯會葬之文則左氏家不謂諸侯共會也諸侯薨明王者亦當遣使也既夕禮有公賵元纁束馬兩事此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我至地也○莊三十二上下也注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按各國稱葬某公魯不得但書葬某公嫌與葬某王同故加我君以錄內也春秋內魯故言我